

# 捐贈四部備要

是最有價值的紀念品

且可嘉惠士林 提倡國學

奉天省當局購四部備要五集全預約九十餘部分頒省立學校及各縣圖書館

京津滬粵各埠紳商頗有多人定購四部備要五集全預約捐贈故鄉及有關各館之學校或圖書館

各地旅滬商學界頗有醴資定購四部備要五集全預約捐贈故鄉學校或圖書館各校友亦有醴資定購四部備要五集全預約捐贈母校圖書館

良以四部備要五集有古書三百四十九種計一萬一千餘卷分訂二千餘冊若就原書影印殆將五千冊經史子集有用之書大體已備大部書如

十三經古注 十三經注疏 十三經清人注疏 段注說文 二十四史 正續資治通鑑 程朱陸王全書 宋明學案 各大家文集 詩

交詞選本 均包含在內

四部備要之刊印開我國印刷古書之新紀元全書用丁氏聚珍做宋版製版一係北宋歐體字雅秀勻整一德美新式機械上等油墨和松烟精印艷潔美觀永不走油褪色 書根一律用做宋字印書名冊數不另取資

四部備要依據之原本係宋元明清善本尤多用清代精刻本聘請耆宿從事校刊每頁校至十三四遍無魯魚亥豕之訛

捐贈之書如加購書籍可於箱上刻捐贈人姓名不另取費

## 中華書局聚珍做宋版精印

### 預約辦法

- 一、本書五集計二千餘冊連史紙定價一千二百元預約一次繳者六百元分五次繳者每次繳一百三十元
  - 二、賽宋紙定價八百元預約一次繳者四百元分五次繳者每次繳九十元
  - 三、已購一二集祇需購後四集或後三集者照預約價扣算
  - 四、本書年出一集丁卯年底出第一集至辛未年底五集出全
  - 五、預約以一千部為限限滿截止
- 本書每集製有雅式書籍二只連架一座實收銀十四元五集木箱七十元

精印 魚玄機詩集

唐女詩家魚玄機詞意清妙宋葉小集早成孤本為黃蕘園所珍秘茲精校刊入四部備要先隨樣本印行以貽士林珍賞售銀一角函索附郵票十分

贈送四部備要說明書 附樣張

函索即寄不取分文

# 學衡第五十七期目錄

## 插畫

英國大詩人 彭士像 Robert Burns (1759—1796) 參閱本期  
文苑譯詩

鬼王圖 Erikönig (德國 Moritz von Schwind 繪) 參閱本期  
文苑譯詩

## 通論

薛爾曼現代文學論序 Stuart P. Sherm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浦江清譯

實踐與玄談

景昌極

## 述學

中國歷代之尺度

王國維

詞曲史第一至四篇

王易

史記三家注補正卷七

瞿方梅

## 文苑

文錄

報葉君長卿書(張爾田) 阮步兵詠懷詩注序(諸宗元) 阮步兵詠懷詩注自序(黃節)

詩錄

秋懷雜詩(黃節) 讀漁洋送戴務旃游華山詩洛陽貨畚無人識五月騎驢入華山愛其氣象不凡爲作一圖(陳曾壽) 過乙盦詩人故宅(陳曾壽) 和緣袈韻(朱祖謀) 新刊宋劉行簡先生茗溪集廣緣袈序之次韻報謝時緣袈病新愈(朱祖謀) 和緣袈韻同古微丈作(張爾田) 海風(胡先驥) 大風(林損) 短歌(柳詒徵) 題達摩面壁圖(王易)

詞錄

鷓鴣天(劉永濟) 鷓鴣天(劉永濟) 西江月(劉永濟)

譯詩

彭士 R. B. King 詩十三篇(吳芳吉) 劉樸 陳銓譯(附彭士列傳(吳芳吉) 葛德 D. S. The 詩二篇(陳銓譯)



Robert Burns.



Erlfönig

Moritz von Schwind.

通

論

# 薛爾曼現代文學論序

浦江清譯

按薛爾曼許曼 Stuart Pratt Sherman (1881—1926) 者美國今世文學批評大家而駁駁與白璧德 (Irving Babbitt)

穆爾 (Paul Elmer More) 兩先生齊名者也。白璧德先生之著作。本誌已屢有譯述。穆爾先生之生平及其著作。亟待介紹。姑俟另篇。茲暫不贅陳。消息傳來。薛爾曼君竟

於本年八月二十一日。在密西根湖 (Lake Michigan) 中溺斃。此事及薛爾曼君生平。見美國新共和報 New Republic 九月二十八日號。以及他處。均有略傳及評贊。年僅四十五歲。並世各國人士。凡愛好文學藝術。注重美善標準。而欲提倡人文主義以補救今之世局者。

聞此噩耗。莫不哀傷悲悼。異情惻愴。以為薛爾曼君之死。其關繫至重大。非僅為才人惜命而已。蓋自白璧德及穆爾兩先生講明

人文主義。以說召世。迄今逾三十年。兩先生年皆六旬以上。雖其學說影響漸大。各國信從者日衆。然而門生後輩。從兩先生親

炙受業。執卷問難。或僅讀兩先生之書。心悅誠服。為私淑弟子者。其數何止千百。乃其中能卓然自樹立著述。斐聲為世。推重足以

繼兩先生之志而傳其學者。則惟有薛爾曼君一人。嗚呼。豈不哀哉。孔子之喪。顏淵曾文正之喪。羅澤南。今白璧德及穆爾先生。其感傷殆同此矣。薛爾曼君當其年

少。即負重名。才思橫溢。其文筆犀利。曉暢而極富於辭藻。情韻與人辯論。尤善以談諧取勝。學與年皆不逮。故其所撰作。常不及白

璧德。穆爾兩先生之宏博精深。而輕清俊快。則過之。兩先生歸納古今學說。窮探義理之根本。期為斯世造立標準規範。故多發為

至理精思。危言莊論。不喜為浮淺邊際之談。晚年更無暇與人辯論。不知者或譏為自立崖岸。好作持重。薛爾曼君則與兩先生同

歸。而殊途。秉兩先生之學。而能善為運用。有所發揮。率以明白淺近出之。又不惜於報章雜誌中。多為文章批評。新出之書籍。作品

歸。而殊途。秉兩先生之學。而能善為運用。有所發揮。率以明白淺近出之。又不惜於報章雜誌中。多為文章批評。新出之書籍。作品

與激躁粗淺之新進文人反覆駁詰爲馳突縱橫之筆戰銳利無前常奏奇功故若以提倡人文主義譬之行軍白璧德穆爾兩先生爲其主帥而薛爾曼君則最良之先鋒也又薛爾曼君性情活潑富於才幹多與新派文人往還接近其與人爭辯於敵之所持常爲相當之讓步然後卽以其道遠治之故評之者或謂薛爾曼君雖與白璧德穆爾兩先生共爲偏於保守派之文人同事竭力提倡人文道德樹立藝術標準以遏止文藝及生活中粗淺濫污浮靡頹廢之趨勢然薛爾曼君之精神則爲民治的而非貴族的又其持論中和大可調劑於保守與激進二派之間成爲美國文學批評之正鵠而爲全體所屬望云世俗之論如此固當以見仁見智解之然亦藉可略窺薛爾曼君之生平矣薛爾曼君於一八八一年清光緒七年生於美國之 Iowa 省既長學於麻省之威廉大學 (Williams College) 又入哈佛大學畢業院得受業於白璧德先生而立其一生學問之基礎縱觀博覽識解高卓故對於克赤里吉教授 (George Lyman Kittredge) 及其徒黨在哈佛大學文學一科所用之辦法卽專務枯燥瑣屑之訓詁考據者極不贊成此中利弊詳見白璧德先生「文學與美國大學」一書所論又參閱本誌第三期「文學研究法」篇著文力言其非不少諱一九〇六年薛爾曼君既得博士學位才名已著哈佛大學擬卽聘爲文學教授已有成議卒爲克赤里吉一派所厄阻遂出爲伊利諾省立大學英文系主任教授在職凡十七年聲譽優隆二十世紀之初年穆爾先生方爲紐約民族週報 (The Nation) 總編輯時又兼紐約晚報 New York Evening Post 文學編輯撰述投稿者皆宏博知名之士該雜誌之精粹卓絕一時後此亦終莫及其盛而薛爾曼君批評現代文學之論文亦絡繹出用於此雜誌中爲讀者所寶貴薛爾曼君之得重名以此亦卽後來一九一一年釐刊爲「現代文學論」一書者是也歐戰初起時民族週報以經濟關係改組易主穆爾先生辭去隱居著書其後偶在布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及哈佛大學講演希臘哲學然皆短期該雜誌特聘薛爾曼君繼任總編輯遲疑

久之卒未就。仍專任教授。至一九二四年始改就紐約 Herald-Tribune 報文學編輯之職。生平所撰批評論文。皆以次彙集刊布成書。其名如下。(一)安諾德之研究 Matthew Arnold: How To Know Him (1917)(二)現代文學論 O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17)(三)美國之偉人 The Americans (1922)(四)美國之精神 The Genius of America (1923)(五)觀察點 Points of View (1924)(六)吾所愛之康奈里亞 My Dear Cornelia (1924)(七)批評論文斷簡 Critical Woodcuts (1926)此外編輯之書如劍橋美國文學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917)等多不勝舉。上列薛爾曼君所著各書中以現代文學論 O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為最精要。該書批評現代重要作家。明示其派別。篇名及目錄如下。(一)馬克陀溫之民治主義 The Democracy of Mark Twain (二)章爾斯之烏託邦自然主義 The Utopian Naturalism of H. G. Wells (三)杜來色之野蠻自然主義 The Barbaric Naturalism of Theodore Dreiser (四)班乃德之寫實主義 The Realism of Arnold Bennett (五)莫雅之唯美自然主義 The Aesthetic Naturalism of George Moore (六)法朗士之懷疑主義 The Scepticism of Anatole France (七)辛格之海外新奇主義 The Exoticism of John Synge (八)奧斯丁之溫和保守主義 The Complacent Toryism of Alfred Austin (九)詹姆士之唯美理想主義 The Aesthetic Idealism of Henry James (十)麥雷地斯之人文主義 The Humanism of George Meredith (十一)莎士比亞新評 Shakespeare, Our Contemporary 而冠以「現代文學論序」(Introduction)一篇。尤足見其一生立說之宗旨。及白璧德穆爾諸先生所倡之人文主義之要義。故為最有關係之作。本誌早擬譯出刊布。碌碌三四年。卒未有成。今茲於薛爾曼君辭

世之後。追敘其生平。以告吾國人士。乃以此篇用為紀念。緬懷名賢。忽焉殞謝。執筆申述之餘。真不知涕之何從矣。編者識。

往昔以為文學批評家者。宜能以關於作者及著述之一切真理告諸大眾。近人議論。則斥此為一般人。之妄想。謂批評家或能指示吾儕以某作者之地位。或以作者之地位與彼自身相比較。亦無不可。而一切著述之真理等等。則為各個人之私事。殊乏任何之公共標準。可以權衡。坦白之小說家如韋爾斯君。H. G. Wells 為英國現代大小說家。其小說常為宣傳科學及討論社會問題。小說而外。其所著世界史大綱。尤為人所推稱。承認彼輩常視需要而隨意製造「真理」。勇毅

之哲學家如杜威。宣稱倫言出而有礙於操縱世局之人。則彼輩亦逕捨棄其所謂「善」。近世哲人未敢以身殉道。遂皆拋棄其虛空之希望而依附時流。凡能辦到。能成功。能獲利之事。則秉其良心。首先贊成之。故相對論者。按此文中屢言相對論。非專指科學中之相對論。乃泛指一般否認絕對真理或標準之存在之論調。譯者註。之言曰。「所謂真理。非祇某人對於

某論點之印象耶。名其人。指示其論點。則吾亦可估量其真理矣。」實驗派之言曰。「善者行也。」專制國家。行君王之意志。故君王之意志為善。民主政治。從多數人民之意見。故多數人民之意見為善。惟文學亦然。謂一二人特具資格。可衡定一切文學。非最不通之論耶。某人者亦杜威之信徒。其「文學之社會的批評」一書中有曰。「批評家之意見。一般讀者未必均能尊重。蓋亦如強迫行使之紙幣。發行易而流通難也。如我真以某書為無價值。則此世界中無論何人之力。不能轉移吾之嗜好也。」

此種相對論者之言。余亦知其甚有勢力。然而余不能盡從也。雖晚近文化衰退。然古人所言人類進步。

之義。尙未失余之信仰。聰明睿智之人常言。人事一往一復。循環變易。無所謂進步。余雖敬愛其人。然竊

願其所言爲不當。思想之激進者。謂「吾儕童時讀瑞士魯濱孫故事」The Swiss Family Robinson 乃瑞士 J. R.

Schweizerische Robinson 一八一三年出版。根據并摹仿英國狄佛氏「魯濱孫飄流記」。風行全歐。各國均有譯本。譯者註。○

光緒癸卯甲辰間。商務印書館所出之「繪像小說」月報中亦刊載此書之中文譯本。余幼時甚喜讀之。惜今忘其書名及

爲何人所譯。及長而批評此書。則意見或大相左。然不能謂今是而昨非。不能謂成人時之意見必較童

時爲尤近於真理。伸是說也。齊孩童之智於成人。則在民主政治。一切平等之國家。所有政權選舉權。

何尙僅屬諸成人。而不推及幼稚園之兒童耶。政權之不推及幼稚園。卽普通人之心目中。猶有自幼及

壯自愚赴智。一切進步進化之公律。在既有所謂進步。卽有進步所赴之目的。而未到目的地。前途漫

漫。一切旗幟標準。量度。亦終不可廢。而此進步之途。又決非康莊大道。常爲平陂往復曲折障阻。則有努

力反抗時代之潮流者。亦未必非真理之「殉道者」也。

雖然。批評現代文學。則對於此時代之精神。決不可全無同情。故讀余此書中之各篇者。薛爾曼現代文學

雖文十一篇。名見前。此十一篇。當知余對於相對學說。實亦有一部分之尊重。夫批評家與創作家所發揮

所資具者實同。如謂批評家不能言絕對之真理。則創作家亦烏能言。余酷信此理。每讀詩人或小說家

之著作。往往尋根覓底。脫離文字而細究作者之爲人。及其立論之點。蓋創作家對於人生之批評。未必

直有所陳說。常潛藏於其人生之描寫中。幽微杳妙。搖情蕩智。使浸淫於其中者。漸改變其思想於不自

覺是故。讀其書。必審其人。文學批評者所不可缺之任務。厥為探索追問。今來欲改變吾之聞見者之為何如人。意謂當吾讀此書時。為其所動。不啻以作者之耳目代吾之耳目也。今有人授余書。書名為「肉體之真相」The Way of All Flesh

此書為英人 Samuel Butler (1835-1902) 之傑作小說。氏生前無知者。或「社會之真相」The Way of the World

此書刊於身後。名聲始大。噪中多自叙。攻擊舊道德宗教甚力。

此為英人 William Congreve (1670-1729) 所作戲劇。一七〇〇年出版。描寫當時英國上流社會男女交際虛偽淫亂之情形。雖曲盡人情物態。而亦不軌於正。有傷忠厚之書也。則余對於相對論之同情不

禁驟起。蓋余欲追問此等書之作者。由其所立之根據地所憑之觀察點。能窺見世界之幾多部分與肉體之若干方面也。

博觀羣書之人。當知宇宙之大。由此立足地。用此觀察點之作家。則悲歎人生之醜惡。由另一立足地。用

一觀察點之作家。則歌詠人生之美善。由第三立足地。用第三觀察點者。則瞻見上帝之威嚴而驚怖不

能語。按以上三者。即所謂天界人界物界之分別也。即此種立足地及觀察點。如能辨明。則著作之分類。大致

已定。世固有不喜為人分類而強之入於某部者。侈言曰「我不隸屬任何黨派主義。」此其人可斷為

非著作家。蓋欲為有力之著作家。必先具有一種堅定之主張。然後可也。此其人或為主張時時改變而

不一致之著作家。如約翰生所評戈斯密 Goldsmith 之言曰「彼心智無定。故毫無所知。」此其人或

如孟德恩 Montaigne 法國十六世紀文人。其論文為歐洲此體正宗。其一生所決定者。即對於萬事皆不決定。即以無主張之意。然此

亦為一種主義。且為無數主義中最牢不可破之一種。即懷疑主義是也。人往往自以為思想性格與人

迥異。實則正如孺爾丹先生，一生在「主義」之中而不自覺。（孺爾丹先生 M. Jourdain 爲法國毛里哀劇中人物。）是故吾此書所分數種主義，或能助所論諸人，使各自知其真面目，知自身歸入何類，即知己在「世界中之位置。」知己在世界中之位置，質言之，即認識自己之相對的價值。夫佐助文學作家及讀者，使能自知而自賞，斯固文學批評家所樂爲者也。

數年前，英國著作家某，見一切知識之無絕對標準，且甚慮文學批評家之權威過大，恐無辜之公衆受其愚弄，於是建議，凡批評家作文，應於其文前略著數語，表明其平時之旗幟，如「我爲英國國教徒（或非宗教者，或入別派而不從國教者均可）保守黨（或自由黨，過激黨均可）古典派（或浪漫派，寫實派均可）我爲愛讀旁觀報（或星期六評論每日郵報均可）者」等語，此甚可敬愛之建議，實亦非彼英人所發明，推原其始，當濫觴於波得姆（Bottom）之主張。（波得姆爲莎士比亞「夏夜夢」一劇中一角，數鄉人欲串雜劇以娛雅典王，波得姆以織布工而飾悲劇主人翁畢臘繆斯，畢臘繆斯須在臺上自殺。）

波得姆恐將驚怖觀衆，故主張登場時先用一序白如是聲明云云。曰：「我當預先告知臺下觀客，我乃畢臘繆斯是也，但我非真正之畢臘繆斯，而爲織布工波得姆，如是，則觀客毫不驚怖矣。」波得姆之序白粗率可笑，然而實發於至情，可爲後世法。今余以所著書公諸世，而復爲此序者，亦倣波得姆之精神，欲先表明，余從某一觀察點，研究現代文學之趨勢也。

方余執筆作此序時，余頗覺吾儕今日所處之世界，實爲萬惡。（按此序作於一九一七年。）雖此或係一時之

感觸。然使余悲痛不能自勝。今日之世界。至少足使賢明之人羞赧無地。此世界至極悖謬。萬事萬物之根性均如是組織。不可動搖。使人生自墮地以至老死。其間歷程。佈滿精神的及肉體的痛苦之陷阱。如是危怖之路。稍不能立定脚跟之人。或稍不為命運神所宥者。即永淪地獄而視痛苦為惟一之實在矣。聖保羅所引希臘詩人之言。原文蓋指上帝而言。其文曰「蓋我儕賴之而生而動而存。」見新約使徒行傳第十七章第二十八節。彼輩亦樂吟之。但改其一字。而曰「在痛苦中。我生活。我行動。我存在。」夫即在歐戰未起以前。康平之世。一般哲學家猶以勇毅為至德。以脫離痛苦。為吾儕將墮落之人性之最高快樂。蓋知乎此世界中。生苦死苦。前後相踵。自然界機械之力。剝奪人生之幸福。無有止息也。然而無知之氓。此指一般崇拜自然主義。溺於物質之多數人。遍世界皆是者也。處今日之世界。即當歐戰之時。尚有凝神靜慮。出其意志之全力。運其畢生之智慧。奔走於全地球之上。苦心刻意。以增加人生之痛苦為務者。百萬倍其自古未聞之肉體之苦。百萬倍其自古未聞之精神之苦。必使身心二者頽病摧裂崩散滅亡而後已。此等人皆杜威所謂「操縱世局之人。」余茲所論者。非彼輩之究竟之目的。蓋其究竟之目的。所藉以為號召而望其實現者。固皆仁慈而美麗。然余茲所欲論述者。乃其現在之行爲與事實。不及其目的。而但論其方法或手段。則固粗頑無當。愚笨不堪。悲劇之尤可悲者也。嗚呼。人類進步。乃至此日。令我冥想但丁所見之地獄。瘖黑無光。無數褻瀆上帝之靈魂。或為狂飈所捲。或為烈焰所吞。或降入冰層而自相啖噬。慘毒有如斯者。

蘇格拉底曰：「人未有知其有害於己而自取之者。」信然，則吾誠大惑不解。若何甜蜜之思想，若何飢渴之欲望，能使今世各國之人相率而捲入此窮兇極慘之漩渦中耶。指歐洲大戰而言卡萊爾Carlyle (1795-1881) 英國散文家。著有

法國大革命史。形容法國大革命謂「真理在地獄火焰中跳舞」以余觀之，在由德意志侵略而起之歐洲大

戰（在此中吾人生活行動存在）之地獄火焰中所跳舞之真理，乃甚陳舊而非新，蓋即彼佛羅倫斯

嚴正之預言家丁指但所大聲疾呼者曰：「我於是知造淫孽，以邪欲漸滅理性者，受如是酷刑」（中略）

於是彼言此第一人，汝所欲識者，為百舌之后，后淫奢放逸，甚至欲避免詬罵，乃下詔諭，謂一切淫欲與

法律平等云。此節係引但丁神曲 Divine Comedy「地獄」中之詞句。於是彼言「之彼」指導遊地獄之桓吉爾（Virgil）

欲避免詬罵，於是謂一切淫欲與法律平等。此一語也，足以概括今日各種歧誤、墮落之思想。多年以來，

各國各界，靡不信從自然主義之哲學，使其勢力日益擴張，結果乃造成上言之思想。固自然之勢也。又

破壞一切標準，使良心依附事實，隨為轉移，而隨意製造真理。由茲各種行事，而得上言之結果，亦自然

之勢也。邃古之野蠻人，深信謹遵一切禁忌，可以納福。今世之野蠻人，則從千百詭辨家言，深信種種禁

忌，為人類幸福惟一之阻障。彼輩褻瀆神明，謂一己之欲望即上帝之意志。於是自私自利之心，可盡量

發展，更無有宗教理性以抑制之矣。葛德Goethe云：「惡魔者禁止人之行事者也。」Paul Elmer More 見前

固當代最精深之道德學家，乃斥葛德之言為誤謬，謂禁止人之行事者，上帝也，非惡魔也。今人之言，最

能啓發吾心而使吾受益者。其惟穆爾先生此語乎。余非謂禁止人之行事爲上帝之全能。然禁止之義。固彼輩以「我不理上帝。上帝遂亦無如我何」自詡之徒所未見。且余深信上帝必謂採用物質界之機械法則以代人類道德之規律者爲非。是而禁止之也。

十九世紀之思想家。其革命之大事業。爲納人類於自然之中。今二十世紀之思想家。亦有其大事業焉。即使人類重行超脫自然。破除前此「順從自然」「信任本能」「返歸自然」種種呼聲之迷陣。是也。吾人極端信任吾人之本能。備受其欺。爲日已久。順從自然。一往不返。亦已至於最後之齷齪溝渠。今之教育家。在狗舍中研討動物之行爲。歸而揚言。謂已得兒童教育真正之端緒。今之犯罪學家。持頭蓋骨之測量器具。欣欣然以爲天下罪惡問題已盡解決。今之教堂牧師。謂精神上之忠奸善惡。全視血液內殺菌細胞。今之小說家。遊於動物園中。歸而欲改良男女兩性之關係。以適應常人一夫三妻之自然慾望。今之政治家。引「適者生存」之公理。謂吞噬鄰邦不爲罪過。嗚呼。若是而云皈依自然。則吾儕誠當馨香禱祝。以歡迎任何對於自然主義之反動也矣。

文學批評。向亦爲自然科學之從犯。今既醒悟。自當歸順而加入反抗之聯盟中。各處亦已有標舉義旗者。如錢斯德頓先生之精神肝膽。甚可推崇。錢斯德頓 G. K. Chesterton 爲現代英國大批評家。生於一八七四年。著作甚富。其「背教徒」Heretics (一九〇五年出版)「正教」Orthodoxy (一九

〇八年出版)二書。尤可見其議論。對於蕭伯納輩。尤有極精之批評。而其小冊之雜多利亞時代文學(在家庭大學叢書中)亦甚可介紹於讀者。彼與妄詐之文人戰。嘗竊得其一二武

器而利用之。又堅守其仇敵所欲攻襲之「中古」之堡壘。然而其「正教」一書。別有其高古之點而外。文思富艷。實近年來倫敦密列成陣之報章雜誌時文家之第一傑作也。在法國攻擊自然主義者。往往衣被羅馬正教之古盔甲。且時援引舊禮教以自壯。此在英美二國則無甚勢力。圭拉爾德教授（Guillard）法人也。居美國。作文論十九世紀法國之思想。亦攻擊自然主義。而不主張歸依羅馬正教。逕與彼自稱「智識階級」之青年。作平地之搏戰焉。戲劇名家易卜生之子。昔古德易卜生（Sigurd Ibsen）氏著一小書。一九一三年有英文譯本。顏曰 Human Quintessence（人類之精髓）其書頗攻詆自然主義。甚可動人。因其對自然主義有相當之讓步。且不涉形而上學或神學上之議論也。休萊教授 Pauli-

Shorey

美國現代古學派文學家。生於一八五七年。一八七八年卒業哈佛大學。至歐洲留學。歸後爲芝加哥大學教授。兼 Classical Philology 雜誌編輯。學問宏博。於柏拉圖哲學造詣尤深。著有 The unity of Plato 一書。芝加哥大學

學出

近著「人文主義之危機」

（The Assault on Humanism）

一書。攻擊自然主義之教育家。甚爲

有力。布朗乃爾先生

William Cracy Brownell 亦現今美國散文家及批評家。生一八五一年。

其批評文字。以和平高雅著稱。而其最近出版之「

標準論」一書。

（Standards）則對於「野蠻人」冷嘲暗諷。

按安諾德曾以英國之人分爲三階級。而各加以嘲諷之徽號。貴族則稱爲野蠻人。Barbarians

此處之野蠻人。指美國上流社會人士而言。

但吾以爲在美國批評界中有二人焉。曰穆爾先生。曰白璧德教授。（此二人在學

問上顯係合作）則最努力使此反抗自然主義之運動有自覺心。且力量雄厚而足。張撻伐焉。此二人者。已將此運動之目的詳爲解釋。已將此運動之原理詳爲闡明。已將此運動之進行詳爲計劃。其所著

書。則如白璧德教授之「新南阿空」The New Taokoon 等書。按白璧德教授及穆爾先生所著書甚多。其書名及內容已詳另篇。茲不贅述。及穆爾先生「雪伴集」Shelburne Essays 之瑰璋巨製。皆二人所供給於此運動之軍火糧食也。

欲攻闢今世盛行之自然主義或「科學一元論」。其道略有三。其（一）從形而上學或純粹哲學上攻擊之。此道最難。其（二）以宗教的直覺反抗之。此道使反對者無所置喙。其（三）最易。然亦未必無力。即以約翰生博士之常識即古今公共之智慧。全體人類之經驗。並非尋常所謂常識。駁之。以公共之理性及人類之經驗。定能勝過一二

私人之推論也。美國之批評運動。以余觀之。不涉宗教。而但主人文。吾人刻所從事者。非爲上帝而拯拔衆生。乃爲文明社會而匡正人類。非授人以翼。使飛翔於天。乃使其幡然省悟。收斂形骸。還其爲人之真面目。而毋長此溺於物欲。流蕩而忘返也。故人文學者。亦無需乎複雜之哲學理論。人文學者儘可承認科學一元論之價值。不問其合於論理與否。而仍可大聲宣言。此種一元論爲「吾人所未曾見且亦終不能見之現象」。但謂此種理論非人類所需要。且實亦與人類之經驗相矛盾。着此一語。即可拒斥科學一元論而無憾。人文學者。雖避免形而上學之種種困難。雖自認不能作高超神秘之觀察。然而其道則與古之聖人哲士契合。蓋於「物質律」「人生律」二者。亘古長相。背馳衝突之情形。見之甚明。也能見及此。則一切人文主義之基礎立矣。

由人文學者觀之。自然界中。未嘗有所謂真正「進化之律」「價值之不滅」「宗旨之純一」等。但見粗

蠻橫逆之意志，盲目之機會，與永久之變遷而已。或謂達爾文「適者生存」之說，正表明自然亦有向上之趨勢。人文學者則斥此為謬論。蓋達爾文所謂「適於環境」並非「適於至高之美善者」。二者不容相混也。易卜生先生指昔古德謂人類社會中有一種奇特之刺激品（impetus）存在，其性質常能「督促吾人改造環境，以符合吾人心中所有之理想之圖影」。穆爾先生謂人心中有所謂內心制止之精力（inner check）能反抗本能之衝動與衝動之精力（élan vital）為敵。反抗成功則人之品德以立。白璧德教授則言「一切人類過去之經驗，略具於各種信條及儀文制度中者，似若同聲疾呼，謂最高之人生律為精約之律（law of concentration）」同此一物也。名為奇特之刺激品，固可名為內心制止之精力，亦可名為精約之律，亦可謂其屬於人，或屬於天，均無不可。總之，今之急務，非亟亟於無關緊要之定名，乃須承認此種制止之衝動之存在，且尊崇而服從之也。人禽之別，在於此點。此一微物，乃能劃分宇宙為二。其用力之堅決，正如上帝昔日謂「宜有穹蒼，使上下之水相隔，遂作穹蒼而上下之水，截然中斷」焉。此段所引之文，見舊約創世記第一章第六第七節，其意亦如中。國鴻濛初開，兩儀判分，天上地下，各相應絕，未能合一而混淆也。

故人類社會進化之路線，當循此內心制止之精力之方向，俾人得成其所以為人。微特不能回復自然之狀態，且當與自然進化之路線，漸漸分歧。社會之組織，根本即為反抗自然者。如何能自毀滅其基礎，故一切人類之行，為不能以其合於自然狀態與否而判定其善惡，當問其合不合於人類組織之基礎。

與。目的。土非自然欲型爲孟。木非自然欲造成桌。逆其性而強爲之者。陶人匠氏之精神也。禽獸之性。恆欲自存。欲蕃殖。然爲光宗耀祖而自捐其生。又爲兒孫計而能自克其亂交之欲。則人類之精神也。此自克自制之機。在自然界中無有。稱於人心所造成之人類社會中乃見之耳。

是故德國及他國之政治哲學家。常以生物學之專門名詞用之於人類社會之組織。若此者徒滋謬誤。紛擾。而其結論多不合法焉。社會。畢竟非有機物（organism）而爲一種團體組織（organization）故不能如有機物。完全受環境之支配。其組織情況。亦不限於前此社會已成之局。而可運用理想以改良之。使昔所未見之社會組織。亦得約略實現。社會之發展。非緣自然。乃由人力。社會之規律。非表明諸種勢力相互之關係。乃表明此勢力之存在及其功能。斯卽所謂人之內心制止之精力。阻止自然之衝動而告之曰。「姑止於此。勿更前。」此力乃造成社會之主力也。顧今人每喜以社會進化與動物之進化相提並論。一若政治組織與北極之熊。同爲四足匍匐之走獸。一若鴻濛初闢。始生此熊。其時亦卽有此政治組織。由其內含之精力。忽然產生。世人亦遂恭默承受。無能更改些須也者。今人爲淺薄之一元論所迷惑。遂謂人類在歷史上毫無所作爲。有類劇場中之觀客。而非舞臺上之伶角。其於宇宙種種。祇能承認領受。如風雪之不可抵禦。意志僵凍。不能動顫。長夜漫漫。不知明日之更作何景象也。

由人文學者觀之。此次歐戰最有意義者。卽其影響於自然主義之哲學。與其所表現於文學上者是也。

蓋此次戰爭純爲信奉「物質律」之暴徒與「人文律」之忠僕兩者之間之爭鬪。一九一四年夏。德國軍隊咆哮高歌。蹂躪比利時邊境而入法蘭西。將一切前人所慘淡經營而成者掃毀無餘。雖其爲機械之組織。然吾人想像其情形。大類江河潰決。奔馳赴海。自然蠻橫之力。不受任何約束。其勢力至如此。雖爲德國辯者。不能諱也。迨比利時扼其衝。英法殺其勢。全世界協約各國。又繼起而環堵圍攻之。萬衆一心。求所以反抗此暴力者。誠有如遠東暹羅宣戰文（余草此序時該件適由電報遞到）中所云。爲「維持國際公理之神聖。反抗任何蹂躪人道之國家」也。德國及他國中自然主義之信徒。從茲亦可以醒矣。在此恐怖之空氣中。人文主義家。已發見前途光明之希望。可知人類終信有不可動搖之公理。在此種公理。在和平時。人常視爲迂遠閒嬉之談者。一旦時勢危急。乃覺其可寶甚於生命。雖以身殉之而不顧也。協約國此戰既得最後勝利。則當有崇奉「人生律」之偉大莊嚴之文學出。以爲崇德表功之具。嗚呼。一念及彼「以淫欲與法律爲平等」之徒所造成之大劫。吾人尙欲由自然中尋求惟人類所欲得。又惟人類所能創造之秩序。之安寧。之公平。之安雅。之智慧耶。凡此皆足召示吾人速行創立真正之社會。所創立之新社會。必當有進於今日。其對於永久確定之價值。必能注意。對於美善之習俗禮教。必能尊重。對於輕躁無稽之改革思想。必持審慎之態度。總之。彼社會之組織。須能表示人類甚願在此世界中工作弗息。以求其理想之實現。而此理想。則存於博學篤行之君子之心中。苟得實行。定可爲

---

人類造福者也。

## 實踐與玄談

景昌極

嘗謂孔佛諸教之始。大率不外修身之道。倫常之要。所謂玄談者。蓋寡。即偶有一二語。爲後世玄談所取。資者。其初亦鮮不與實踐有關。後之人從而發揮之。附益之。爭辨日繁。而原義或浸失。雖有思當於理。足補前人所未及者。而其發揮附益之迹。終不可掩。試言其著者。

(一) 論語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中庸記夫子之言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我弗爲之矣」。佛經亦載外道以「世界有邊無邊」等十四問問佛。佛默然不答。旋復喻以修身爲要。諸問無益。如鹿負箭。當先求止痛。豈遑其他云云。孔佛之所不言者。後之人乃暢言之。而一以歸之孔佛。

(二) 孔子作春秋。假史事以別是非。有所謂微言大義者。義即道理之別名。春秋所寓義。如世所稱撥亂反正等。皆修齊治平之大道。與詩書等所寓義不異。復以春秋中事。多有涉及時君及其先君者。懼招其忌。以陷法網。故不得不微婉其言辭。以自全。凡春秋之言。皆微言也。所寓之旨。即大義也。後之儒者。誤解微言。爲微妙之言。乃至別求微言於大義之外。而春秋之說。焚焚矣。

(三) 孔子贊易。假卜筮之書。以寓道德。取凡天然現象中。可以啟人道德之思者。著以爲彖象之辭。以

相警策。如觀於天之健而有自強不息之思。觀於地之厚而有厚德載物之思。觀於山下出泉而有果行育德之思。觀於潛龍而有遯世無悶之思。觀於見龍而有進德修業之思。皆是夫卜筮之書。本以少數符號代表多數事物為原則。人事日繁則符號代表之事物亦益多。並符號亦有增加更易之必要。如乾卦表天。又可以表龍。離卦表火。又可以表電。乾卦之初爻表潛龍。二爻表見龍等。此周易上卦爻所表之事物也。後人觸類而推。則可以卦爻之數與時辰方向音聲地點身體禽獸草木等事物任意相配而代表之。此以八卦配九州。彼曷嘗不可以八卦配十八省。此以八卦配八音。彼曷嘗不可以八卦配七調。此以八卦配金木水火土五行。彼曷嘗不可以八卦配地水火風四大。此皆約定俗成則不易。初無一定之是非。故曰人事日繁則符號所代表之事物亦益多也。由八卦而六十四卦。而三百八十四卦。如焦氏易林為符號之增加。昔之灼龜揲著者。今易為金錢牙牌等。周易之陰陽揚雄太玄則易為「方家部州」。司馬光潛虛則易為「原本卅基委焱未刃冢」。為符號之更易。此皆卜筮之變化所宜有。初無與於孔子。然而後之言陰陽術數者。如董仲舒京房之流。莫不自託於孔子之易。假春秋言災異亦然

復次孔子弟子集孔子之語。雜以己意。以為易傳。即今繫辭等其中所論大抵釋卦爻之用。贊卜筮之神者。為多。宋儒則附會為無稽之玄談。而自詡為獨得古聖不傳之秘焉。如易傳曰。「易有太極。是生

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極」猶言「最初」兩儀謂「一」「二」四象謂「三」「四」八卦謂「五」「六」「七」「八」此謂畫卦時由簡而繁之次序。初無深意。周濂溪氏則取以爲「無極太極」之說。以太極爲先天之天理。能生氣質。而寓於氣質之中焉。又易傳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論易之妙用。猶鄉人祀狐仙所上「誠則靈」「有求必應」之匾額也。宋儒則以之言心性。又易傳曰「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正謂易之陰陽兩種符號。本無所定。指百姓日用以下筮而已。聖人則是中發生仁智之道德觀念。而遂以陰陽爲道德觀念之符號。而繼之成之。繼之成之者。繼卜筮之易。使成道德之易也。聖人所以能繼成其事者。其善其性。實使之然。仁與智。其善其性也。見而謂之仁。謂之智。所以繼之成之也。此論古聖贊易之用意。何等切實。宋儒則假以論「善之先天後天」「氣之爲道非道」焉。又易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此所謂形而上。指陰陽等抽象之符號。形而下。謂此符號所代表之諸事物。宋儒則以道爲太極。爲天理。以器爲陰陽。爲氣質。而有陰陽爲道非道之爭焉。若是之類。不可僂指。謬種流傳。虛辭日益。久假而不歸。

惡知其非有也。

(四)佛令人觀空觀幻觀無常以入道。故世人號佛門曰空門。其所謂空。蓋針對我愛執着而言。不愛不着。雖有而空。如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謂孔子已能空不義之富貴可也。杜甫詩云：「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賊俱塵埃。」謂杜甫已能空儒術可也。老子云：「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不居。」不有不恃不宰不居。皆空之義也。儒家以棄世高蹈爲釋老之虛無寂滅。似是而實非。棄世高蹈。惟佛家之

小乘則然。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大乘菩薩以他爲自。一皆非真棄世者。其所謂虛無寂滅。皆對私欲愛着言。無者無此。滅者滅此。與宋儒所謂「無」一。老人欲之私者正同。愛之着之。雖空而

有。如眼見空華。華雖空而有害於眼。病逢惡夢。夢雖幻而能增其病。此我佛說空說有之本義也。其於世界真相之究竟爲空爲有。殆未嘗措意。後之人推衍其說。則有倡真空之空宗。倡妙有之有宗。則有「非空非有」「亦空亦有」「真空俗有」「俗空真有」等說。雜出於其間。雖其言亦頗有理致。而去實踐乃愈遠。

(五)佛深知自私自利爲苦之根本。故以「無我」倡。雖亦略以緣生義。從學理上證我之非常非一。而其所叮嚀致意者。則在「苦」與「我」之關係。惟然。故佛弟子等在實踐上無敢以自私自利爲倡。而在學理上。仍不乏昌言有常一之我者。如懷子部是後此小大諸論。發揮無我之學理。可謂盡致。我前所謂「足補前人所未及者」。此類是也。

(六)佛除令人破我執外復訶「法執」惟所謂法執蓋愛着其見與人鬪諍求勝之謂苟有人焉雖有一定主張而不強他人以信從譽之不爲喜毀之不爲怒斯爲已破法執非一無主張乃爲無法執也後之人誤以爲凡有主張皆是法執高倡「一法不立」之玄談設爲模稜兩可之謬論而真理愈晦使人茫然莫得其指歸而後已。

(七)佛言唯心其意在使人知一切境界皆自作自受不得怨天尤人又使人知心能轉境故以境爲苦者要在修心又使人知心量廣大人故不可自小坐傷一體之仁後之唯識學派乃始從認識論上詳闡知覺之重要立「相不離見」「種現熏生」「八識持種變質」諸義以圓其說其中有精確不拔處有尙待討論處吾於他篇多所論及而其非釋迦之舊說則無可疑。

外此若儒家之「二氣」「五行」「先天圖」等佛家之「三身」「九識」「四分」「四重二諦」等乃至耶教之「三位一體」等道教之「清虛太一」等皆羌無故實厚誣其教主之談虛耗學者精力不知幾許其患在「二」思致不清踐履不實之士輒欲貌爲玄秘摭拾古人一二常談繳繞其辭含糊其旨以轉相眩惑而莫有發其奸者余深憫焉將以次分疏其說批斥其謬而發其凡於此此後擬作「一與異」

無「動與靜」「體與相用」「理與氣」「性與命」「時與空與數」「因與果」等篇與前所作「信與疑」「苦與樂」「意識與行爲」「生命與道德」「體與樂」等篇合爲一書期一掃思想界含糊繳繞之玄談而歸之切實善夫梨洲先生之言曰此非末學一人之事也亦欲使學者咸曉然於古聖之說簡易切實本無所用其玄秘而玄秘之談大抵生於名之不

正辭之未析。曾不足當邏輯之爬梳云爾。

丙寅九月草於奉天東北大學



述

學

# 中國歷代之尺度

王國維

(一)劉歆銅斛尺。長工部營造尺七寸二分。九英寸又十二分之一。

新莽嘉量。今藏坤寧宮。其斛銘曰。方尺而圓其外。深尺。斗銘云。方尺而圓其外。深寸。此尺。卽據斛之縱廣及深所制也。隋書律歷志謂之劉歆銅斛尺。今從之。隋志謂周尺。後漢建武銅尺。晉泰始十年荀勗律尺。卽晉前尺並與此尺同。故列之第一種。其後復列自漢至隋十四種尺。並以第一種尺比較之。故此尺出而隋志之十五種尺。無一不可再製矣。

王復齋鐘鼎款識中有晉前尺拓本。余曩已考定爲宋高若訥摹製之品。見觀堂集林卷十五今原拓已亡。揚州阮氏及漢陽葉氏刊本。均與此尺不合。然阮文達跋謂建初六年尺較此晉尺長二分強。積古齋鐘鼎彝

器十款則其拓本甚近此尺。但微弱耳。考高若訥造隋志十五種尺。本用漢泉。實謂王莽錢尺寸。今用莽貨布四積爲一尺。亦與此尺甚近而微弱。然終不如此尺之得其正也。

(二)後漢建初銅尺。長工部營造尺七寸三分七釐。九英寸又二十四分之七。

原尺藏曲阜衍聖公府。今未知存亡。世所傳拓本摹本及做製品甚多。長短不同。均未可依據。癸亥年鄆縣馬叔平衡見一仿製尺。漢陽葉東卿志識所仿以贈翁學士方綱者。其長如此。又上虞羅氏

藏一未裝裱舊拓本。長短亦同。較原器及原拓為長。原物既不可見。當以此本為最合矣。

(三) 無款識銅尺。拓本。長營造尺七寸三分五釐。九英寸又八分之七。

烏程蔣氏藏。比建初尺稍長。晉以前物也。

(四) 唐鏤牙尺。拓本。長營造尺九寸四分弱。十一英寸又四十八分之三十九。

烏程蔣氏藏。刻鏤精絕。大唐六典中尙署令注云。每年二月二日進鏤牙尺。卽此是也。中土素未聞有唐尺。余由日本奈良正倉院所藏紅綠牙尺。定爲唐開元以前之物。

(五) 唐紅牙尺。甲。摹本。長營造尺九寸三分弱。十一英寸又四十八分之三十一。

(六) 唐紅牙尺。乙。摹本。長營造尺九寸五分。十一英寸又十二分之十一。

(七) 唐綠牙尺。甲。摹本。長營造尺九寸五分。十一英寸又十二分之十一。

(八) 唐綠牙尺。乙。摹本。長營造尺九寸二分強。十一英寸又四十八分之二十九。

(九) 唐白牙尺。甲。摹本。長營造尺九寸三分。十一英寸又四分之一。

(十) 唐白牙尺。乙。摹本。長同上。

右六尺。日本奈良正倉院藏。乃日本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八年當唐至德二載其皇太后獻於東大寺者。后手書願文及獻物帳真迹亦藏院中。帳中有紅牙撥鏤尺二、綠牙撥鏤尺二、白牙尺二。今並完好。觀

其形制必當時遺唐使所齎去也。此六尺曾影印於東瀛珠光第一冊中。余從珠光摹出。

(十一) 無款銅尺。拓本。長營造尺九寸四分強。十一英寸又六分之五。

烏程蔣氏藏。宋以前物。

(十二) 宋木尺。甲。拓本。長營造尺一尺〇二分。十二英寸又四分之一。

(十三) 宋木尺。乙。拓本。長同上。

(十四) 宋木尺。丙。拓本。長營造尺九寸七分。十二英寸強。

藏上虞羅氏。辛酉年夏出於宋鉅鹿故城。同時所出磁器有大觀政和紀年款。知此乃宋尺也。

(十五) 明嘉靖牙尺。拓本。長營造尺一尺微弱。十二英寸又五分。

武進袁氏藏。側有款曰大明嘉靖年製。

(十六) 工部營造尺。長十二英寸又十二分之七。

右所陳列之尺。合實物拓本摹本共十六種。自漢訖近世之尺度。略具於是。案尺之爲物。不獨爲人生日用所必需。其大者如調鐘律、測晷景、胥於尺度是賴。故歷代制作。不能不求精密。且須參考古制。晉荀勗造泰始律尺。即晉前尺實據姑洗玉律、小呂玉律、西京銅望、臬金錯望、臬銅斛、古錢、建武銅尺七種。參校定之。唐李淳風撰隋書律歷志。列自周至隋十五種尺。並以晉前尺校之。示其比例。其所據者大半實物也。宋

仁宗時。高若訥等議鍾律得失。乃用王莽錢幣尺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元明學者罕有討論。大清康熙間曲阜孔東塘尙任得漢建初尺及宋三司布帛尺。其拓本摹本多傳於世。後人得資以考訂古物。又宋高若訥所造之晉前尺。其拓本尙存於王復齋鐘鼎款識冊中。沈果堂形程易疇等亦據以考古代禮制。光緒甲午吳清卿大澂撰度量權衡實驗考。復據古玉古器古錢以考歷代尺度。然於唐以後之制頗略。近時所見如劉歆銅斛尺、唐牙尺、宋木尺、明嘉靖尺。皆吳氏所未及見也。故尺度一事。比權量之研究自爲簡易。然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前尙不能爲此比較之研究也。

據前比較之結果。則尺度之制由短而長。殆成定例。然其增率之速。莫劇於東晉後魏之間。三百年間。幾增十分之三。今六朝之尺。雖無一存。然據隋書律歷志所載。則

魏尺比晉前尺一尺四分五釐長營造尺七寸五分強 九英寸又二分之一弱

晉後尺比晉前尺一尺六分二釐長營造尺七寸六分強 九英寸又二十四分之十五

宋氏尺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釐長營造尺七寸六分五釐 九英寸又二十四分之十五強

梁朝佑間尺比晉前尺一尺七分一釐長營造尺七寸七分強 九英寸又四分之三

後魏前尺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七釐長營造尺八寸七分弱 十英寸又十二分之十一弱

後魏中尺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釐長營造尺八寸七分強 十一英寸

後魏後尺

後周市尺  
開皇官尺同

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長營造尺九寸二分弱 十一英寸又四十八分之三十一

東魏尺比晉前尺一尺五寸八豪長營造尺一尺〇八分強 十三英寸又二十四分之十五弱

此卽自漢尺增至唐尺之徑路。而自唐訖今。則所增甚微。宋後尤微。求其原因。實由魏晉以降。以絹布爲調。而絹布之制。率以二尺二寸爲幅。四丈爲匹。官吏懼其短耗。又欲多取於民。故尺度代有增益。北朝尤甚。自金元以後。不課絹布。故八百年來。尺度猶仍。唐宋之舊。案隋書律歷志載高祖之言。謂魏及周齊貪布帛長度。故用土尺。今徵之魏書高祖紀。太和十九年詔。改長尺大斗。又楊津傳。延昌末。津爲華州刺史。先是受調絹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案自太和末至延昌。不及二十年。而其弊已如此。又張普惠傳。神龜中。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尙書計奏復徵綿麻。普惠上疏曰。絹布匹有丈尺之贏。一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銖之剩。未聞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三長。此所謂教民以貪者也。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譽。不聞嫌長惡廣。求計還官者。此百官之所以仰負聖明也云云。尺度之由短而長。全由於此。且當時不獨增尺法。又增匹法。魏書盧同傳。熙平初。轉尙書左丞。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民歲調。皆七八十尺。以要奉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同乃舉案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之罪。北史崔暹傳。齊天保調絹以七丈爲匹。暹言之。乃依舊焉。合此數事觀之。則尺度之驟增於後魏。

一代者。更不煩解說矣。

孔氏所藏宋三司布帛尺。未見有拓本傳世。世所傳仿製品。大率當工部營造尺之八寸七分許。其正確與否。所不敢知。要之短於唐尺。與上言尺度由短而長之定例。不符。然細考唐宋尺制。則此尺不獨不能外。此例且足爲此例作一佳證也。何則。唐之尺法。本有二種。大唐六典金部郎中條云。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二寸爲大尺。十尺爲丈。又云。凡積秬黍爲度量權衡者。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案此制。本出後周。而隋唐沿用之。宋仍唐制。亦用二種尺。其量布帛也。或用三司布帛尺。則以四十八尺爲匹。或用淮尺。則以四十尺爲匹。程大昌演繁露云。官尺者與浙尺同。僅此淮尺十八。公私隨事致用。予嘗怪之。蓋見唐制而知其由來久矣。金部定制。以北方秬黍中者爲則。凡橫度及百黍卽爲一尺。此尺既定。而尺加二寸。別名大尺。唐帛以四丈爲匹。用大尺準之。蓋秬尺四十八尺也。今官帛乃今官尺四十八尺。準以淮尺。正其四丈也。國朝事多本唐。豈今之省尺卽用唐秬尺爲定耶。不然。何爲官府通用省尺而繪帛特用淮尺也。云云。案程氏所云官尺省尺。卽三司布帛尺。趙與峴時寶退錄云。省尺者。三司布帛尺也。雖較唐秬尺頗長。而宋人以之當唐秬尺。又以淮尺當唐大尺。其言固不誣也。而今傳摹之布帛尺。長於唐秬尺者。至今尺一寸許。則宋淮尺之大於唐大尺。又可見矣。故曰此尺不足破尺度由短而長之定例。且足爲此例之一佳證也。

# 詞曲史

王 易

## 導言

東西諸國。文化各殊。溯其淵源。每由民族質性之有偏。居處環境之互異。用是演進。各展所長。經時既遙。遂歧趨尙。西方種糅國密。待競而存。生生所資。無敢暇逸。理智所注。科學興焉。中華地大物博。閉關自足。歷歲數千。同文一貫。情感所凝。文學尙焉。夫文學公物也。亦文化之果也。有文化者。卽有文學。甯獨中國。雖然。事有偏勝。物有特徵。文學者。中國所偏勝。而數千年所遺之特徵也。西國未嘗無文學。而歷世未若中國之久。修養未若中國之深。好之者未若中國之多。且專。此無可遜也。然則。吾人姑謂中國文學。甲於坤輿。殆非過矣。

雖然。國人之瘖於文學也。亦甚矣。自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迄於清。舉凡文士才人所畢生萃精力而爲之者。何莫非文學哉。其爲類也。有散。有駢。有韻律。其爲體也。有文。有賦。有詩。詞。歌曲。任舉一端。皆足耗其人生。半生心血。以求一當。則妨生事。阻普化。非文學之本意也。然而業無倖成。力無虛牝。功之所及。績則致焉。苟時方喪亂。尙申商之法。右孫吳之謀。用蘇張之策。抑文黜學。驅民以歸於慘礪。苟營之塗。斯已矣。如其不然。欲養和平康樂之風。存溫柔敦厚之教。使心聲所播。文采所敷。濡染瀾漫。蔚成國華。則藝不厭精心。

無求暇。蓋文章政事。分道揚鑣。縱未兼長。無妨並進。使持功利之見。雜諸性情之間。行見顧慮遷就。無有已時。而支絀墮落。可立待矣。故惡高美之文學者。不必言文學。揭簡易以爲倡者。不足言文學。

所謂文學之優劣。果以何爲標準乎。徵諸中西論文者之語。可以觀矣。西人之論文。恆以讀者之賞鑒爲準。其重在客觀。中國之論文。則以文章之內美爲準。其重在主體。波斯奈謂文學志在取悅於大多數人。而杜甫乃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赫德森謂文學論情述理。對大多數人類生興趣。而昭明太子乃云。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梁元帝更云。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適會。情靈搖蕩。察其所揭之幟。則其內外輕重之不同明矣。故中國文學。惟務充內美。而不計外緣。其得在高超。而失在不普。西方文學。務容悅當時。趨附風尚。其利在廣被。而弊在委隨。此亦中西人性之殊。而文學根本之歧點也。

文章之內美。約四端焉。曰理境也。情趣也。此美之託於神者也。曰格律也。聲調也。此美之託於形者也。託於神者。爲一切文體所同需。託於形者。則詩歌詞曲所特重也。理境高矣。情趣豐矣。無格律聲調以調節而佐達之。猶鳥獸之不被羽毛也。猶人體之不著冠服也。猶舞無容而樂無節也。雖自矜其精神之美。何濟焉。詩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沈約曰。欲使官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則格律聲調之重。昔人固論之周已。

昔季扎觀樂。聞聲而識其國風。詩三百篇。大率可被之絃管。故班固曰。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夫

聲不諧則樂不叶。欲詠其聲何由乎？故詩歌之與格律聲調源固並也。漢魏樂府置協律之郎。隋唐登歌傳坐立之伎。樂日盛矣。然太白清平調。香山楊柳枝。本屬絕詩。却開詞脈。自時厥後。詩樂並興。詞則應運而生。滙流而大。於是格律聲調尤重於詩歌矣。

或曰。詞曲之事亦僅於抒情而已。乃至揣色侷稱。刻羽引商。詞調數百。曲體千餘。得無有玩物喪志之患乎？曰。人心情態。何啻萬千。聲本乎情。自然殊致。如其摯情流露。正賴聲律以成。抑揚動靜。剛柔燥濕之觀。譬之五服六章。縱異布絮之功。能資黼黻之美。苟非墨翟之非樂。貴儉孰能拒而斥之哉？自唐以降。作者千數。豈盡愚蒙。何以不憚煩勞。行茲艱阻。豈不以寶藏所存。糜軀無惜。不爲其易者。正欲達其深耳。

或又曰。抒情之道。豈必詞曲哉？方今歐化東漸。新潮日長。創無韻之詩。行自然之體。未嘗不足以抒情。居今日而盛談格律最嚴。聲調最複之詞曲。得無貽章甫適越之誚乎？曰。人不能樂。不害其爲人。士不能吟。無傷其爲士。聾者無以與夫鐘鼓之聲。然遂欲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自隱其不聰。不可也。文學者。學之專門者也。詞曲者。又文學之專門者也。專門之事。不能責之衆人。然而百夫之所不能扛者。烏獲可一臂而勝。無害也。無韻自然之詩。不禁人爲。欲遂掃其固有之美。強天下而盡從其後。於勢亦有所不能禁矣。

今述詞曲史。其事有三難。(一)昔人言詞曲者。率重家數。而鮮明其體製源流也。(二)詞體宮調至爲複

雜言者不能詳確也。(三)詞曲之界混。後人不能通古樂。無以直搗其奧窔也。茲惟博摭羣籍。折衷事理。區爲十篇。撮述於次。

爲學務先正名。名正則學之條理可具。矧詞曲上承於詩。旁通於賦。下流於歌劇。盲辭其質難明。其界易混。不有以揭之。曷從而辨之。述明義第一。

事無突如。物不驟至。欲紬其理。必探其源。詞曲各具封疆。領域頗廣。宋元以降。卓焉大聲。窮其所自。各有根本。衷索列舉。務觀其通。述溯源第二。

唐代聲色冠絕。士耽騷雅。衆習宮商。幾於人握靈珠。家抱荆璧。詞體之立。實肇斯時。五季更迭。百度廢弛。人文彫敝。獨詞則洋洋大觀。述具體第三。

有宋龍興。文風大暢。倚聲之道。習焉爲常。自理學名臣。才人志士。緇羽闔閣。巨佞神奸。皆擅勝場。各具面目。佳篇偉作。髮數尤難。詞學至此。若決江河。述衍流第四。

北宋全盛。成績輝煌。晏歐柳蘇。黃秦周賀。并挺英哲。以佐元音。南渡中衰。詞多抑塞。辛陸姜史。吳蔣周王。或見江左風流。或感西周禾黍。列而論之。述析派第五。

詩律寬放。詞則倍嚴。調旣陸離。韻復紛雜。四聲旣別。五音益分。剖析豪釐。咀嚼微妙。語其組織之密。實無匹倫。淺學者感其難。而深好者領其味。述審律第六。

詞體層出。流變漸乘。北宋大晟已開樂府。傳踏大曲。宮調。謙詞。遞衍遞繁。遂成曲體。金元以降。南北并趨。結族之交。探索最難。苟非別詳。不足指信。述啟變第七。

物盛必衰。理所應具。宋元詞曲。至明漸蕪。高劉瞿李。尙有正聲。乃及楊王。強作解事。歌劇亦遜胡元。雖有名篇。或舛聲律。述箴病第八。

勝清人文。日然淳焉。曲苑詞壇。備臻上極。曲則朱陳競響。曲則洪孔飛聲。末季格調益高。訂勘尤密。古華爛發。墜緒能明。但歌劇中衰。儉聲代作耳。述振衰第九。

士困於學。文患其難。趨勢所歸。似縟麗之詞。在所必掃。然美不自滅。情有同然。情苟欲舒。美應無缺。詞體浩博。無美不臻。歷世彌光。可以操券。述測運第十。

### 明義第一

欲明詞曲史。當先明詞曲之義。顧詞曲之義亦難明矣。蓋吾國歷史。亙世過長。名物之立。往往一字數義。一物數名。非推其本末。辨其通專。不足以詳其性質範圍也。卽如詞曲二名。人皆知爲唐宋金元間之二種新文體矣。苟粗言之。亦曰詞曲已耳。何待別明其義乎。然詞曲二名。含義甚複。自古卽有。非必唐宋間之所謂詞。金元間之所謂曲也。且就詞而言。有稱詩餘者矣。有稱樂府者矣。有稱長短句者矣。就曲而言。有稱雜劇者矣。有稱院本者矣。有稱傳奇者矣。是詞曲猶非定名。夫何由而斷之。今惟有先釋二者之義。

繼明二者之界焉。

(一)詞之意義。自來釋詞字之義者。每好徵引說文意內言外之訓。然許氏初非爲此立名。而其字實不專屬此。唐宋間之一種文體之稱也。詞說文作習。从司言。意主於內而言發於外。故上司下言者。內外之意也。氏說詞字則爲其隸行。郭忠恕今假之爲此種文體之名。亦不過化通稱爲專稱耳。非其義。遂足以專明此一種長短句之近體樂府也。夫意者文字之義。言者文字之聲。詞者文字形聲之合也。舉凡摹繪物狀。發聲助語之文字。皆以詞爲通稱。乃欲據以訓此千年後特出之一物。得無牽強無謂乎。故吾人但名此種文體爲詞可矣。不必上追許說。攘通稱爲確詰也。至詞之異名甚多。試分釋如次。

(甲)詩餘。詩餘之名。不詳所自始。蜀中詩話曰。唐人長短句詩之餘也。始於李太白。太白以草堂名集。故謂之草堂詩餘。似詩餘之名卽出於此。然草堂詩餘爲南宋人所編選。而北宋廖行之之詞。已名省齋詩餘。則其名固早立矣。大致謂古詩變爲樂府。樂府又變爲長短句。故以詞爲詩之餘。清汪森謂古詩之於樂府。近體之於詞。分鑣並馳。非有先後。謂詩降爲詞。以詞爲詩之餘。殆非通論。而近人王以懲釋之曰。非五七言之餘。三百篇之餘也。如是而詞之位置始得並於詩。不然。以小道目之。褻矣。宋元人詞集以詩餘名者。有廖行之省齋詩餘。吳則禮北湖詩餘。仲并浮山詩餘。韓元吉南澗詩餘。王之望漢濱詩餘。李洪芸庵詩餘。張鑑南湖詩餘。許棐梅屋詩餘。吳潛履齋詩餘。汪莘方壺詩餘。韓泐澗泉詩

餘。汪暉康範詩餘。黃機竹齋詩餘。林淳定齋詩餘。王邁驪軒詩餘。趙孟堅華齋詩餘。葛長庚玉蟾先生詩餘。柴望秋堂詩餘。吳存樂庵詩餘。趙文青山詩餘。劉詵桂隱詩餘。劉壘水雲村詩餘。黎廷瑞芳洲詩餘。劉將孫養吾齋詩餘。舒頤貞素齋詩餘。舒遜可庵詩餘等。亦可見習用其名者之衆矣。

(乙)樂府。樂府之名始於西漢。蓋教樂之官也。於殷曰瞽宗。周因殷列爲西學。所以教禮樂。周官有大司樂之屬。至漢武帝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而立樂府。始具樂府之名。自漢迄唐。凡郊祀燕射鼓吹清商舞曲琴曲等。悉屬樂府。範圍然不必盡施於樂。劉勰所謂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是也。唐人樂府初循漢魏小樂府五言。若子夜歡聞前溪讀曲諸歌。繼循齊梁樂府七言。若挾瑟歌烏棲曲諸辭。故其體率爲絕句。如紇那曲。怨回紇。皆五絕也。竹枝。楊柳枝。浪淘沙。欸乃曲。皆七絕也。是卽樂府。亦卽詞也。故宋元多稱詞爲樂府。其集之名樂府者。有蘇軾東坡樂府。賀鑄東山寓聲樂府。周紫芝竹坡居士樂府。徐仲青山樂府。劉夤龍雲先生樂府。趙長卿惜香樂府。康與之順庵樂府。曹勛松隱樂府。辛棄疾稼軒樂府。姚寬西溪居士樂府。周必大平園近體樂府。楊冠卿客亭樂府。楊萬里誠齋樂府。趙以夫虛齋樂府。王沂孫碧山樂府。段克已遜齋樂府。段成已菊軒樂府。李俊民莊靖先生樂府。元好問遺山樂府。王義山稼村樂府。王惲秋澗樂府。陳深甯極齋樂府。曹伯啟漢泉樂府。周權此山先生樂府。蒲道園順齋樂府。虞集道園樂府。許有壬圭塘樂府。宋褰燕石近體樂府。張可久小山樂府。喬吉惺惺老人樂府。

張堊古山樂府等皆其類也。

(丙)長短句。長短句亦樂府也。周頌漢歌。卽啟其源。天籟所發。初無定譜。低昂合節。而錯落不齊。要以表其變化之美。六朝以還。歌行雜作。至於唐代。厥體盛興。太白蜀道難。長相思。將進酒等篇。極參差變化之致。世傳菩薩蠻憶秦娥諸作。亦出其手。詞體於是乎成。而此後之長短句。皆傾向於詞矣。故宋元多稱詞爲長短句。以長短句名集者。有秦觀淮海居士長短句。陳師道後山長短句。米芾寶晉長短句。趙師俠坦庵長短句。左譽筠庵長短句。張綱華陽長短句。劉克莊後村長短句。李齊賢益齋長短句等。皆其類也。

此外有稱歌曲者。如王安石臨川先生歌曲。姜夔白石道人歌曲。有稱琴趣者。如黃庭堅山谷琴趣。晁端禮閑齋琴趣。趙彥端介庵琴趣。有稱樂章者。如柳永樂章集。劉一止苕溪樂章。洪适盤洲樂章。謝懋靜寄居士樂章。有稱遺音者。如石孝友金谷遺音。林正大風雅遺音。陳德武白雪遺音。餘如朱敦儒之樵歌。陳允平之日湖漁唱。周密之蘋洲漁笛譜。張輯之東澤綺語。楊炎之西樵語業。高觀國之竹屋癡語。皆喜爲異名而化去詞之本意。無深義也。

(二)曲之意義。曲主可歌。唐宋詞皆可歌。詞與曲一也。自有不能歌之詞。而能歌者。又漸變爲曲。則宋元間之所謂曲也。而曲之源實起於漢。樂府饒歌鼓吹之類是也。古今樂錄載漢享宴食舉樂十三曲。又

鼓吹饒歌十八曲。晉書樂志載魏武帝使繆襲造鼓吹十二曲以代漢曲。又吳使韋昭製鼓吹十二曲。又晉武帝令傅玄製鼓吹曲二十二篇以代魏曲。其所有曲題皆未明稱爲曲也。及宋鼓吹饒歌有上邪曲、晚芝曲、艾如張曲。始著曲名。自後樂府歌辭多以曲名篇。其源流當別詳。而究曲字之義則音韻曲折之意也。按宋書樂志載張華表曰。按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蓋以依詠弦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法用率非凡近所能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詞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皆繫於舊。有由然也。又賀循亦謂自漢以來。自造新詩。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則於今難以意言云云。所謂曲折者。殆卽曲字之所由得名也。至宋代之曲。則昉自隋以後之曲子。王灼碧雞漫志云。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古歌變爲古樂府。古樂府變爲今曲子。其本一也。自是有大曲。有法曲。有北曲。有南曲。遞衍遞變。雖爲體各異。而統以曲名。要以被之聲。歌音韻。曲折爲主。特金元以後。則專以其名屬之戲曲耳。戲曲之異名。有雜劇。院本。傳奇等。亦分釋如次。

(甲)雜劇。兩宋戲劇均謂之雜劇。宋史樂志云。眞宗不喜鄭聲。而或爲雜劇詞。未嘗宣布於外。吳自牧夢梁錄云。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曾做雜劇本子。武林舊事載官本雜劇段數二百八十本。其組織內容。蓋合大曲法曲宮調詞調爲之。而又穿插種種滑稽雜戲及故事。而雜劇遂爲其總名。元代

仍因其名而略變其體質。遂成元之雜劇。變敘事體爲代言體之戲劇。亦由是託始。迨明以後。則又以戲曲之短者爲雜劇矣。

(乙)院本 雜劇至金始有院本之名。蓋行院之本也。行院者。金元人謂倡伎所居其所演唱之本。卽謂之院本。陶九成輟耕錄載院本名目六百九十種。有和曲院本。上皇院本。題目院本。霸王院本。諸目。又有所謂爨或酸豎者。亦院本之異名也。輟耕錄又曰。金有雜劇院本。諸宮調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國朝始釐而二之云。所謂釐而二之者。蓋以元人創雜劇而稱金之舊劇爲院本也。然至明初已有稱元雜劇爲院本者。自後遂混北劇或南戲而泛稱院本矣。

(丙)傳奇 傳奇之名。昉自唐裴劍所作傳奇六卷。本屬小說。無關曲也。宋則以諸宮調爲傳奇。碧雞漫志所謂澤州孔三傳首唱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此非元人之雜劇也。元人以雜劇爲傳奇。明人則以戲曲之長者爲傳奇。故傳奇之名。凡四變。普通所指乃元之南戲。明之戲曲耳。

此外又有稱曲爲詞餘者。然名實未當也。謂詞爲詩餘。猶可曰詩不指五七言。乃謂三百篇耳。今以曲爲詞餘。寧非抑曲過甚歟。蓋文體流變。各關疆宇。無所謂餘。如別子爲祖。遂不更與本宗論系屬也。況詞曲門戶各殊。勢力相等。作者各擅專長。不相取下。安見此遂爲彼之餘邪。

(三)詞曲之界 詞曲之意義既明。當可略識其界矣。顧其界豈易明哉。苟非推本尋源。誠不能明其變

化同異之點。今但比附其本體形質。俾有以劃其鴻溝。至其先後遞嬗之際。則當於啟變篇中別詳。茲不暇及。

詞曲之界有三。一結構之不同也。二音律之互歧也。三命意之各別也。茲分釋焉。

(甲)結構。詞之體製。有小令、中調、慢調之分。最長者十餘字。如竹枝<sup>十四</sup>。歸字謠<sup>十六</sup>等。最長者如鶯啼序。二百四十字止耳。有單調一段者。有雙調二段者。有三段四段者。止耳。曲則有一支之小令。二支四支之重頭全套。有尾之散套大套。諸曲調中。句字不拘。可以增損。或加襯字。或以此調合於彼調。而爲犯。或遲其聲以媚之。而爲尾聲。不似詞之一成而少變也。至曲之平仄韻脚活動。亦不似詞之拘守定譜。無作平作上作去等通融。而惟成調之步趨也。

(乙)音律。古樂府皆以七音十二律互乘爲八十四調。以宮乘律爲宮。以其他六音乘律爲調。此通法也。而張炎詞源云。今樂所存止七宮十一調。沈甯庵南曲譜。謂曲中宮調止六宮十一調。二者尙不甚相遠。惟歌法則不同。詞音簡便於和歌。曲音繁期於悅耳。觀姜白石詞之旁譜十七支。皆一字二音。不似曲之音有多至十餘者。縱橫馳驟。去古又日遠矣。

(丙)命意。詞意宜雅。曲則稍宜通俗。因詞爲文士大夫所爲。類多述懷紀興之作。而曲則託之優伶樂人。多傳神狀物之篇。故詞可表見作者之性情。而氣體尙簡要。曲則著重聽衆之觀感。而情韻貴旁。

流以詞筆而爲曲。不免意徇於辭。以曲法而爲詞。亦將辭浮於意。就清曲言。猶與詞近。若云戲曲。則純變爲代言體之文。作者方當從事于揣摩劇情。不容有我矣。

論述至此。詞曲之本體。與詞曲史之資料。可得而明矣。顧其爲體也。源遠而流長。其爲史也。千頭而萬緒。約言無當。姑俟徐詳。

### 溯源第一

歌詠之興。其自生民始乎。雖鈞天九奏。葛天八闋。徒存其目。莫究其文。然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性。剛

柔迭用。喜愠分情。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見宋書謝靈運傳論理之至也。虞書所謂詩言志。歌永言。蓋詩歌之始基。

聲依永。律和聲。乃聲律之初效也。載籍所傳。從可信矣。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樂胥被律。詩爲樂

心。聲爲樂體。瞽師調器。君子正文。見文心雕龍樂府詩樂一貫也。故詩風雅頌。悉屬樂章。儀禮燕禮曰。工歌鹿鳴。

四牡。皇皇者華。笙人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

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他如昊天有成命。則郊祀天地之樂歌也。清廟。則祀太

廟之樂歌也。我將載芟。良耜。則明堂社稷之樂章也。後世樂音既亡。徒存辭句。五言之屬。遂爲徒詩。而別

以協音者。爲樂府。更後則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辭。而與徒詩無別。於是詩樂判然不特。樂亡而詩亦亡

矣。見顧炎武日知錄

雖然古樂亡而樂不盡亡也。蓋隨時而廢興焉。沅湘之間好祀屈原乃爲九歌。漢高與沛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應心而作。初不必有本原而後循之也。漢初制氏知樂聲而不能言其義。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唐山夫人作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則固有代古樂而起者。迨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然八音調均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厥後哀帝性不好音。詔罷樂府之官。而聲樂中廢。明帝修之。分樂爲四品。東京大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及魏武平荊州。得杜夔。使創雅樂。稍稍紹復。晉因魏制。而永嘉之亂。伶官樂器沒於劉石。舊典不存。自是興廢無常。下至陳隋。淫哇鄙褻。舉無足觀矣。

聲歌之道。移世而失傳。吾人縱欲究之。充量亦僅能言其義耳。無以識其鏗鏘鼓舞之節也。然則今之所可言者。文辭而已。鄭樵樂府序曰。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奈義理之說勝。而聲音之學日微。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繫。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爲流通也。碧雞漫志曰。古詩或名樂府。謂詩之可歌也。後世聲歌之道既失。而所謂古樂府者。遂爲詩之一體矣。此所論皆惜聲樂之亡也。然朱子則曰。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

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馬端臨亦曰：詩者有義理之歌曲也。後世狹邪之樂府，則無義理之歌曲也。又曰：始則其數可陳，其義難知；久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數者一日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為義理之說未勝。夫義理之勝，豈足以害事哉！此其所論似又偏重文辭而不規規於聲樂也。

今溯詞曲之源，雅頌而外，不得不首援樂府。顧樂府之範圍廣矣。若兩漢、若魏晉、若南北朝、若隋唐，其歷時遠而為體衆也。若述原若別類，若解題，其為事繁而取材廣也。茲既非專研樂府，則皆可置不細論。而吾人所務者，蓋在詞曲之所以形成，與其遷流銜接之迹耳。則樂府之結體實為本篇研究之中心。

所謂樂府之結體者，不外辭句之組合而已。句由字所組，字各一聲，又謂之言。肇虞文章流別曰：詩之流也。有二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時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為篇云。此即長短句之所由興也。然自漢以後，五言大行，七言繼起，詩及樂府，又率以五七言為體，而時一句二句，雜於其間。故漢魏六朝之歌行作矣。自是而還，遂分二派：純而不雜者為正，而雜言者為變。其正者順傳而為詩之本宗，其變者側出而為樂之別祖。攷鄭志論歌行曰：古之詩曰歌行，後之詩曰近古。二體歌行主聲，一體主文。詩為文也，不為聲也；律其辭則謂之詩，聲其詩則謂之歌。詩者樂章也，或形之歌詠，或散之律呂，各隨所主，而命主於人之聲者，則有行有曲。散歌謂之行，入樂謂之曲。主於絲竹之音。

者。則有引有操。有吟有弄。各有調以主之。攝其音謂之調。總其調亦謂之曲。云。其論詩樂之關係晰矣。茲進而論漢以後之歌行。

(一)漢魏樂府。徐師曾詩體明辨曰。放情長言。雜而無方者曰歌。步驟馳騁。疏而不滯者曰行。兼之曰歌行。然樂府之歌。不盡雜而無方也。漢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大率四言三言成章。惟第四章近於雜言。然亦僅七言二句。三言四句。辭曰。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懽民所懷。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

郊祀歌十九章。亦率四言三言。惟第九章日出入爲雜言。辭曰。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營黃其何不徠下。

至其第十一章天門。則近辭賦。非歌之正格。十二章景星。先爲四言。後則全七言。亦與雜而無方者有別。惟魏晉之間。食舉上壽歌詩。文句長短不齊。張華以爲未皆合古。陳頤以爲被之金石未必皆當。故荀勗所造多爲四言。惟王公上壽酒一歌。爲三言五言焉。張華亦然。其出征還師中宮宗親等歌。並爲五言。皆不以雜言爲篇。

此外長短句之見於魏樂府者。尙有繆襲所造鼓吹十二曲。雜三四五六言。王粲所造俞兒舞歌四篇。擊

舞舊曲關東有賢女樂久長四方皇等雜三四五七言。吳拂舞歌濟濟篇淮南王篇雜三四七言。相和歌魏武帝作氣出唱對酒雜三四五六七言。古辭薤露蒿里烏生八九子平陵東王子喬等瑟調曲西門行東門行陳琳作飲馬長城窟行雜三五七言。皆其犖犖者。餘如陸機作日重光月重輪等曲亦多雜言。不備舉矣。

(二)南北朝樂府。晉自永嘉亂後聲樂幾亡。然街陌謠謳時存古調。吳歌雜曲並出江南。見晉書樂志大都五言而外變化無方。其間以清商曲辭雜曲歌辭體最泛濫。題最繁衆。不暇枚舉。長短句之漸盛。實南北朝之特產也。大抵詩歌至此若繁花競發。百鳥爭鳴。萬態千名。不可勝紀。類因人情喜變。厭聞舊聲。故參錯其辭。宛轉其律。以爲巧麗。以出新奇。其著者如梁鼓角橫吹曲略曰。

隴頭流水。流離西下。念吾一身。飄曠野。(隴頭流水歌)

月明光。光星墮。欲來不來。早語我。(地驅樂歌)

東平劉生安東子。樹木稀。屋裏無人看阿誰。(東平劉生歌)

皆節短而音長。至其最諧婉者。則有鮑照之梅花落辭曰。

中庭雜樹多。偏爲梅咨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實。搖蕩春風媚春日。念爾零落逐風飄。徒有霜華無霜質。

吳歌辭靡而節促。華山畿二十五首。讀曲歌八十九首。每首各十餘字。或二十餘字。不齊。其有多音同一

節奏者。則已爲後世詞調之濫觴。如宋時壽陽樂九首略曰。

可憐八公山。在壽陽。別後莫相忘。東臺百餘尺。凌風雲。別後不忘君。

又月節折楊柳十三首略曰。

春風尙蕭條。去故來入新。苦心非一朝。折楊柳。愁思滿腹中。歷亂不可數。(正月歌)

翩翩鳥入鄉。道逢雙燕飛。勞君看三陽。折楊柳。寄言語儂歡。尋還不復久。(二月歌)

又梁武帝上雲樂七首略曰。

桐柏真。昇帝賓。戲伊谷。遊洛濱。參差列鳳管。容與起梁塵。望不可至。徘徊謝時人。(桐柏曲)

方丈上。峻層雲。挹八玉。御三雲。金石發幽會。碧簡吐玄門。至道虛凝。冥然共所遵。(方丈曲)

又梁武帝江南弄七首略曰。

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綠垂輕陰。連手蹀躞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躕。(江南弄)

美人綿眇在雲堂。雕金鏤竹眠玉牀。婉愛寥亮繞紅梁。繞紅梁。流月臺。駐狂風。鬱徘徊。(龍笛曲)

遊戲五湖採蓮歸。發花田葉芳襲衣。爲君儂歌世所希。世所希。有如玉。江南弄。採蓮曲。(採蓮曲)

又徐勉迎客送客曲曰。

絲管列。舞曲陳。含聲未奏待嘉賓。羅絲管。陳舞席。斂袖嚙脣迎上客。(迎客曲)

袖續紛聲委咽。餘曲未終高駕別。爵無算。景已流。空紆長袖客不留。（送客曲）

又沈約六憶辭略曰。

憶來時。灼灼上階墀。勤勤叙別離。慊慊道相思。相看常不足。相見乃忘飢。

憶坐時。黯黯羅帳前。或歌四五曲。或弄兩三絃。笑時應莫比。曠時更可憐。

憶眠時。人眼強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更須牽。復恐旁人見。嬌羞在牖前。

舉上各辭。則詞曲之興。已啟朕兆。大抵古韻漸漓。新聲競作。四聲之譜。又適起。於是時。故能刻羽引商。日進其藝。亦窮則變。變則通之理。然也。

（三）隋唐樂府。碧雞漫志曰。隋氏取漢以來樂器歌章古調。併入清樂。餘波至李唐始絕。唐中葉雖有古樂府。而播在聲律則渺矣。士大夫作者。不過以詩一體自名耳。攷隋唐樂志。自開皇初文帝置七部樂。至大業中。煬帝乃立清樂。以爲九部。隋亡。清樂散缺。存者纔六十三曲。又有吳聲四時歌等曲。其聲與辭。皆訛失。十不傳一二。唐武德初。因隋舊制。用九部樂。太宗造燕樂十部。聲辭繁雜。不可勝紀。其著錄者十四調。二百二十二曲。又有梨園別教院法歌樂十一曲。雲韶樂二十曲。肅代以降。亦有因造。僖昭之亂。典章亡缺。隋唐間樂府流變大略如此。今觀其辭之存者。多五七言絕句。體不異詩。如涼州歌、伊州歌、破陣樂、水調歌、何滿子、清平調、雨霖鈴、渭城曲、竹枝、楊柳枝、浪淘沙、欸乃曲等。皆七言絕句。陸州歌、拔禊曲、思

歸樂、紇那曲、甘州等皆五言絕句。况雖近詩。然音節及辭題。固樂府也。碧雞漫志曰。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毬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爲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詞三章皆絕句。元白諸詩亦爲知音者協律作歌云云。其語似嫌本末倒置。唐人樂府諸作。蓋假用詩體。非作詩而定爲歌曲也。若果純粹言志之作。烏能協律作樂乎。

至長短句之歌行。又多徒歌。不能入樂。以其體太泛濫故也。其能入樂者仍屬小篇。如

自從君去遠巡邊。終日羅幃獨自眠。看花情轉切。攬鏡淚如泉。一自離君後。啼多雙臉穿。何時狂虜滅。忍得更留連。(石州)

曾聞瀚海使難通。幽閨少婦罷裁縫。緬想邊庭征戰苦。誰能對鏡冶愁容。久成人將老。須臾變作白頭翁。(回紇)

此猶梅花落之流也。其多首同一節奏者。則有劉禹錫之瀟湘神曰。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愁。君問二妃何處所。零陵香草露中秋。

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餘如憶江南、調笑、樂府詩集均列之。近代曲辭。張志和漁父五首。則列之雜謠歌辭。皆後人所認爲詞者。而仍廁樂府。蓋是卽由古樂府轉入近體樂府之交關也。

古樂府與近體樂府。其界有二。(一)屬於樂調者。唐以後盛傳外國之樂。十部樂中。清樂外皆從西涼、天竺、高麗、龜茲、安國、疎勒、高昌、康國等處采入。天寶之末。明皇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於是繁音靡

節。澶漫無方。而古樂全變矣。然此不關於詞體也。(二)則屬於體製者。古樂府聲雖漸諧。然句中平仄拗折究多。句之長短配置未善。如初唐之詩。仍近梁陳。未若盛唐律體之響也。卽如以絕句爲樂府。由來固久。同屬四句。然古樂府則音節猶近古詩。與唐人近體詩顯異。至唐人樂府之用。其體者則通首諧婉。與時下絕詩無不同矣。至於長短句之配合。其初究少掩映。或欠條理。及後則錯落參差。變而有法。聲調俱響矣。故語詞之遠源。則三百篇。其星宿海也。以語夫近。則南北朝隋唐樂府。殆龍門之鑿乎。

### 具體第二

唐自玄宗深知音律。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園法部。見唐書樂志由是上好下甚。聲樂之教。幾遍天下。士大夫揣摩風氣。競發新聲。樂府詞章。獨越前代。詞體之成。亦於是託始焉。唐書稱李賀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又稱李益詩名與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來取。被之聲歌。供奉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舊史亦稱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絃。是知唐人幾有詩樂一致之趨勢。然實以樂人衆多。非詩人盡通樂也。今且分述詞體之成立及其作家。

(一)唐代詞體之成立。全唐詩附詞十二卷。其小序云。唐人樂府。元用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其并和聲。作實字。長短其句。以就曲拍者。爲填詞。開元天寶肇其端。元和太和衍其流。大中咸通以後。迄於南唐。

二蜀尤家工戶習以盡其變。凡有五音二十八調。各有分屬。今皆失傳。云按和聲之說。自來樂府卽有之。如瑟調曲。魏文帝作上留田行曰。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與粱。上留田。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貧賤亦何傷。上留田。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今爾歎息將欲誰怨。上留田。

其句中上留田卽用以爲和聲也。又月節折楊柳前見十三首。中間皆用折楊柳以爲和聲。衍及晚唐猶存其體。如皇甫松之竹枝略曰。

檳榔花發竹枝鷓鴣啼兒女雄飛烟瘴竹枝雌亦飛兒女

木棉花盡竹枝荔支垂兒女千花萬花竹枝待郎歸兒女

又采蓮子略曰。

菡萏香連十頃陂舉。小姑貪戲采蓮遲少年。晚來弄水船頭濕舉。更脫紅裙裏鴨兒少年。

下及五代顧夔猶存其法。其荷葉杯略曰。

春盡小庭花落。寂寞。凭闌斂雙眉。忍教成病憶佳期。知摩知。知摩知。

歌發誰家筵上。寥亮。別恨正悠悠。蘭缸背帳月當樓。愁摩愁。愁摩愁。

至云並和聲作實字。長短其句以就曲拍。則大率以五七言之篇章爲本。而間以割截參錯出之。或轉韻。

以調音節而救板滯。如李白桂殿秋。

仙女下。畫雙成。漢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卻從仙宮去。萬戶千門惟月明。

河漢女。玉鍊顏。雲耕往往在人間。九霄有路去無跡。嫋嫋香風生佩環。

但就七言絕句。將首句割爲二言兩句耳。劉禹錫瀟湘神爲體亦同。卽張志和之漁歌。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割第二句爲兩三言。白居易之花非花。

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

割第一二兩句。並同爲七言絕句所變。至白居易之憶江南。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則截五七言絕句參錯而成。菩薩蠻亦雜五七言。更加以轉韻耳。

然樂府不止用五七言也。有六言焉。如

蒲桃四時芳醇。琉璃千鍾舊賓。夜飲舞遲銷燭。朝醒絃促催人。春風秋月長好。歡醉日月言新。(陳陸瓊飲酒)

蕭蕭易水生波。燕趙佳人自多。傾杯覆碗漉漉。垂手奮袖婆娑。不惜黃金散盡。惟畏白日蹉跎。(北周王褒高句麗曲)

此體至唐。遂行爲當時通行之詞。如李景伯回波樂曰。

回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誼譁却恐非儀。

張說舞馬詞亦用其體。略曰。

萬玉朝宗鳳辰。千金率領龍媒。盼鼓凝驕蹀躞。聽歌弄影徘徊。

韋應物三臺亦然。

一年一年老去。明日後日花開。未報長安平定。萬國豈得銜杯。

劉長卿更雙疊而爲謫仙怨曰。

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携。鳥向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

由此而加以參錯轉韻。以爲長短句。遂有調笑令。或名三臺令。如韋應物作。

胡馬。胡馬。遠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獨嘶。東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邊草無窮日暮。

又清平樂。前半雜有五七言。後半卻全爲六言。如李白作。

禁庭春晝。鸞羽披新繡。百草巧求花下闕。祇賭珠璣滿斗。日晚卻埋殘妝。御前閒舞霓裳。誰道腰肢窈窕。折旋笑待君王。

其他雜三言者。割五七言而成。雜四言者。割六言而成。皆一體之支也。如李白憶秦娥。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中唐以前詞調。猶簡韻律。猶寬下逮。晚唐益趨工巧。溫庭筠金荃一集。新聲雜起。巧麗綿密。率多以前所。

無。如荷葉杯、蕃女怨、訴衷情、酒泉子、河瀆神、河傳等調。轉換迅速。間叶小韻。所謂盡其變是也。然其所有者。究止小令而已。終唐之世。未有慢詞。今觀尊前集。雖載杜牧八六子一首。然體製實不類。疑誤以宋詞混入耳。詞曰。

洞房深。畫屏燈照。山色濃翠沈沈。聽夜雨冷滴芭蕉。點斷紅窗好夢。龍烟細飄繡衾。辭恩久歸長信。鳳帳蕭疏。椒殿閑局。 畫路苔侵。繡簾垂。遲遲漏傳丹禁。舞華偷悴。翠鬢羞整。愁坐望處。金輿漸遠。何時綵仗重臨。正消魂。梧桐又移翠陰。

至全唐詩所載呂巖之沁園春、滿庭芳、醉江月、水龍吟、漢宮春等。皆宋以後之詞調。唐時別無見。大抵出後世道流依託。不足憑信。故朱彝尊詞綜並不選入。信卓識矣。

唐五代詞之最長者。無過後唐莊宗之歌頭一百三十六字。此等長調。不獨五代無第二首。即至北宋初期尚無其製。不應于後唐時突有此調。孤立無和。故疑其詞亦係宋詞誤入。萬氏詞律謂後半叶韻甚少。必有訛處。不敢擅註句讀。姑存其體爲餽羊而已云。蓋亦不能無疑也。

唐崔令欽教坊記所錄曲名大曲名三百二十四。其中爲唐宋詞調名者七十餘。然非皆後世之詞調也。即如劉禹錫之浪淘沙。初非如李後主之浪淘沙。白居易之楊柳枝。非如顧夔朱敦儒之柳枝。張祜之雨霖鈴。非如柳永之雨霖鈴。韋應物之三臺。非如萬俟雅言之三臺。劉禹錫之拋毬樂。非如柳永之拋毬樂。張祜之大酺樂。非如周邦彥之大酺。唐人之塞姑。非如柳永之塞孤。唐人之鎮西。非如蔡伸之鎮西。大都。

在唐人爲五六七言絕句者。每由後人借其調而衍其聲。以爲參差長短之句。茲錄教坊記曲名之見於唐五代詞者如下。

拋毬樂 清平樂 破陣樂 春光好 楊柳枝 浣溪沙 浪淘沙 望梅花 望江南 烏夜啼 摘得新 河瀆神  
醉花間 歸國遙 思帝鄉 定風波 木蘭花 菩薩蠻 八拍蠻 臨江仙 虞美人 遐方怨 定西番 荷葉杯  
長相思 西江月 上行杯 謁金門 巫山一段雲 後庭花 麥秀兩歧 相見歡 訴衷情 三臺 醉公子 南  
歌子 漁歌子 風流子 生查子 山花子 天仙子 酒泉子 甘州子 採蓮子 女冠子 南鄉子 撥棹子  
何滿子 西溪子 甘州 突厥三臺

僅見於宋詞者如下。

夜半樂 還京樂 帝臺春 二郎神 綠頭鴨 留客住 萬年歡 曲玉管 傾杯樂 蘇幕遮 洞仙歌 大酺樂  
蘭陵王 鎮西樂 摸魚子 雨霖鈴 安公子 迎仙客

然當其初固未成詞。率皆絕句之類耳。次遂漸變爲令詞矣。其未變者仍歌。以舊體。故有時絕句與長短句并行。按古今詞話載郭茂倩所輯唐詞紀所收。於長短句外。仍別見五七言。如長命女、烏夜啼、長相思、江南春、步虛詞、漁父詞、鳳歸雲、離別難、金縷曲、水調歌、白苧等。皆已收長短句矣。而又各有五七言絕句。可知當時歌者重聲而輕詞。但須聲律拍合。無論其體之彼此也。迨及北宋。柳周輦通樂能文。遂本古樂。

以翻新調而慢詞日盛矣。

五音二十八調之說。今雖不得聞其詳。然攷段安節樂府雜錄。猶存其概。今錄於次。

平聲羽七調 第一運中呂調 第二運正平調 第三運高平調 第四運仙呂調 第五運黃鐘調 第六運般涉調 第七

運高般涉調

上聲角七調 第一運越角調 第二運大石角調 第三運高大石角調 第四運雙角調 第五運小石角調亦名正角調

第六運歇指角調 第七運林鐘角調

去聲宮七調 第一運正宮調 第二運高宮調 第三運中呂調 第四運道宮調 第五運南呂宮 第六運仙呂宮 第七

運黃鐘宮

入聲商七調 第一運越調 第二運大石調 第三運高大石調 第四運雙調 第五運小石調 第六運歇指調 第七運

林鐘雙調

上平聲調 爲徵聲 商角用 宮逐羽音(徵音有其聲無其調)

此蓋俗樂之調也。唐書禮樂志曰。凡所謂俗樂者二十有八調。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爲七宮。越調、大食調、高大食調、雙調、小食調、歇指調、林鐘商爲七商。大食角、高大食角、雙角、小食角、歇指角、林鐘角、越角爲七角。中呂調、正平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鐘羽、般涉調、高般涉爲七羽。皆從濁至

清迭更其聲。下則益濁。上則益清。慢者過節。急者流蕩云云。其次序微異。皆足參証。

沈括夢溪筆談曰。五音宮商角爲從聲。徵羽爲變聲。從謂律從呂。呂變謂以律從呂。以呂從律。故從聲以配君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踰。變聲以爲事物。則或遇於君聲無嫌。加變徵則從變之聲已瀆矣。隋柱國鄭譯始條具之。均展轉相生爲八十四調。清濁混淆。紛亂無統。競爲新聲。自後又有犯聲側聲正殺寄殺偏字旁字雙字半字之法。從變之聲無復條理矣。云云。此論從變由於律呂之關係也。

律呂者。六陽爲律。六陰爲呂。一曰黃鐘。元間大呂。二曰太簇。二間夾鐘。三曰姑洗。三間仲呂。四曰蕤賓。四間林鐘。五曰夷則。五間南呂。六曰無射。六間應鐘。見張炎詞源八十四調者。隋鄭譯所演。以七均合十二律。呂

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唐宋以降。又轉爲七宮十二調。七宮者。黃鐘宮。仙呂宮。正宮。高宮。南呂宮。中呂宮。道宮。十二調者。大石調。小石調。般涉調。歇指調。越調。仙呂調。中呂調。正平調。高平調。雙調。黃鐘羽。商調。律呂有四犯。正側偏旁。以宮犯宮爲正犯。以宮犯商爲側犯。以宮犯羽爲偏犯。以宮犯角爲旁犯。以角犯宮爲歸宮。周而復始。具見詞源此皆專屬聲樂之事。今縱博稽。但存其目。至其實際之音調。固無由聞。故後世詞學。徒得其一面而已。馬貴與氏所謂數亡而義孤行者是也。

(二)唐五代諸詞家。唐代詞體初立。凡爲詞者。皆兼爲詩歌樂府。故所謂詞家。皆詩人也。今據諸家所存僅一二首者。皆置不論。但就世傳稍多而著名者分述之。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蜀人。少有逸才。志氣宏放。初隱岷山。天寶初。至長安。賀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奏頌。賜食。供奉翰林。甚見寵異。既而放還。浮游四方。以佐永王璘。坐長流夜郎。赦還。依李陽冰於當塗。代宗初卒。

徐矩事物原始曰。詞始於李太白。菩薩蠻等作。乃後世倚聲填詞之祖。徐師曾詩體明辨曰。自樂府散亡。唐李白始作清平調。憶秦娥。菩薩蠻諸詞。歐陽炯花間集序曰。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黃昇曰。菩薩蠻憶秦娥二詞。爲百代詞曲之祖。歷來數詞家者。鮮不推太白爲首出矣。按全唐詩所載太白詞共十四首。計桂殿秋二首。清平調三首。連理枝二首。菩薩蠻憶秦娥各一首。清平樂五首。尊前集則載十二首。連理枝二首。合爲一。菩薩蠻却爲三首。而無桂殿秋憶秦娥。今觀諸作。除清平調外。皆有疑問。似太白之于詞。并無所作。苟欲求真。不能墨守故說而不辨也。桂殿秋。據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曰。桂花曲二首。許顥彥周詩話謂是李衛公作。湘江詩話謂是均州武當山石壁上刻之。云神仙所作。未知孰是云。又邵博聞見後錄。謂爲李太尉文饒迎神送神二曲。秦中尙有能宛轉度之者。或並爲一曲。謂李太白作。非也。清平調。據李濬松窗雜錄。開元中。禁中木芍藥盛開。明皇命宣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援筆而就。明皇親調玉笛以倚曲。然碧雞漫志曰。明皇宣白進清平調。乃是令白於清平調中製詞。蓋古樂取聲律高下合爲三。曰清調。平調。側調。此謂三調。明皇止令就擇上兩調。偶不樂側調。

故也。况白詞七字絕句。與今曲不類。而尊前集亦載此三絕句。止目曰清平調。然唐人不深考。妄指此三絕句耳。此曲在越調。唐至今盛行。今世又有黃鐘宮、黃鐘商兩音者。歐陽炯稱白有應制清平樂四首。往往是也云云。此段論三調甚晰。而認應制者非三絕句。而爲清平樂四首。則未深思。今審清平調詞意。曰一枝紅豔。曰名花傾國。明是賦木芍藥。唐書所謂高力士摘其詩以激楊貴妃者。卽指飛燕新妝之句也。至清平樂。據唐呂鵬遏雲集。曾載應制四首。黃昇謂以後二首無清逸氣韻。疑非太白所作。故止選二首。楊用修嘗補作二首。而王世貞藝苑卮言。謂用修所載二闕。識者以爲非太白作。謂其卑淺也。按太白清平樂本三絕句而已。不應復有詞云云。則二首尙可疑。五首更何來乎。連理枝。據尊前集列爲白詞之首。註調曰黃鐘宮。一首前後二段。全唐詩所輯則分作兩首。未註宮。雖他家著錄未及。然玩其詞句。四言過多。有背由五七言遞變之序。決非初期創作。所應有。殆晚唐以後歌場所播。誤傳爲白作耳。憶秦娥。據聞見後錄。謂是太白作。而莊嶽委談及胡震亨讀書雜誌。以爲非是。今觀其詞。固佳絕。然其調實不類初期之作。且唐詞別無同調者。疑亦誤入也。菩薩蠻。據釋文瑩湘山野錄。謂此詞寫於鼎州滄水驛。不知何人所作。魏道輔泰見而愛之。後至長沙。得古風集於曾子宣內翰家。乃知太白所撰云。已爲疑似之辭。故莊嶽委談亦謂非白作。按菩薩蠻調名。晚唐始有。錢易南部新書及蘇鶚杜陽雜編。曰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危髻金冠。纓絡被體。號菩薩蠻隊。遂製此曲。當時倡優李可及作菩薩

薩隊舞。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大中、乃宣、宗紀年。何以太白遽有此作。又尊前集載白作有三首。其遊人盡道江南好一首。明係韋莊作。破碎雜湊所成。可見尊前所收未嘗精攷。此調溫韋所作最多。而工平林漠漠一首。與之氣體亦略近。則張冠李戴。或所不免矣。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十六擢明經。肅宗命待詔翰林。坐事貶南浦尉。不仕。自稱烟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嘗撰漁歌五首。憲宗圖真求其歌。不能致。

韋應物。京兆人。官左司郎中。貞元初。歷蘇州刺史。性高潔。所在焚香掃地。惟願况皎然輩得與唱酬。其小詞不多見。惟三臺令轉應曲流傳耳。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試守撫州刺史。封譙縣男。遷容管經略使。

王建。字仲初。潁州人。大曆十年進士。官陝州司馬。詞傳三臺調笑等十首。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徙下邳。貞元中進士。歷官忠杭蘇等州刺史。文宗初。遷刑部侍郎。封晉縣男。進馮翊縣侯。會昌中。以刑部尚書致仕。晚慕浮屠。稱香山居士。最工詩。多至數千篇。詞有憶江南、長相思、楊柳枝、竹枝、浪淘沙等二十餘首。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登博學宏詞科。工文章。爲監察御史。憲宗初。貶朗州司馬。因夷俗作竹枝辭十餘篇。武陵夷俚悉歌之。數遷州刺史。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善詩。白

居易推之爲詩豪。尊前集傳詞二十餘首。

溫庭筠 本名岐。字飛卿。太原人。官方山尉。工爲辭章。薄行無檢。令狐綯假其所作菩薩蠻進上。庭筠遽言於人。遂見疾。潦倒卒。有握蘭金筌等集。花間集傳六十餘首。調繁詞麗。爲唐詞第一作家。

皇甫松 字子奇。湜子。牛僧孺甥。以天仙子詞著名。花間集傳十餘首。

唐昭宗 名傑。更名敏。又更名曄。僖宗弟。喜文學。在位十六年。爲朱全忠所弒。詞傳巫山一段雲、菩薩蠻等四首。

韓偓 字致光。萬年人。龍紀中進士。累官兵部侍郎。著有香奩集。詞有浣溪紗、生查子等數首。

餘如張曙、司空圖、鄭符、段成式、鍾輻等。皆存詞太少。不得爲家。呂巖雖有詞三十首。然不可信。茲不具述。五代五十餘年。詞家甚衆。西蜀爲最。南唐次之。詞至此若春花。怒放爛漫成林。蓋唐之遺風。不隨亂世而泯。且因亂而反暢也。陸游曰。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家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曉者。捫蝨新語曰。唐末詩體卑陋。而小詞最爲奇絕。今人盡力追之。有不能及者。故嘗以花間集當爲長短句之宗。湯顯祖曰。詞至西蜀南唐。作者日盛。往往情至文生。纏綿流露。不獨蘇黃秦柳之開山。卽宣和紹興之盛。皆兆於此矣云云。其詞之存于今者。多見於花間尊前兩集。花間集爲蜀趙崇祚編。共詞五百首。尊前集宋初人編。明顧梧芳刊。共詞二百七十五首。今述其最著者。

後唐莊宗 李存勗克用長子。初嗣晉王。天祐癸未卽皇帝位。好俳優。知音。能度曲。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在位四年被弒。詞傳如夢令、一葉落、歌頭等四首。

和凝 字成績。鄆州人。舉進士。仕後唐。知制誥。翰林學士。晉天福中。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歸後漢。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有紅葉稿。少時好爲曲子。布於汴洛。泊入相契丹。號爲曲子相公。花間集傳詞二十首。

韋莊 字端已。杜陵人。嘗著秦婦吟。稱秦婦吟秀才。乾寧元年進士。以才名寓蜀。王建辟掌書記。尋召爲起居舍人。建表留之。後爲蜀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著有浣花集。花間集傳詞五十七首。極工麗之致。

薛昭蘊 蜀侍郎。恃才傲物。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無人。好唱浣溪沙詞。花間集傳詞十九首。

牛嶠 字松卿。一字延峯。隴西人。乾符五年進士。歷官拾遺。補尙書郎。王建鎮蜀。辟判官。後仕蜀爲給事中。博學有文。以歌詩著名。尤善製小詞。花間集傳三十一首。

毛文錫 字平珪。唐進士。事蜀爲翰林學士。遷內樞密使。歷文思殿大學士。司徒。工豔語。其巫山一段雲詞。當世傳詠。花間集傳詞三十一首。

牛希濟 嶠兄子。事蜀爲御史中丞。降於後唐。素以詩詞擅名。所撰臨江仙、女冠子等。時輩稱道。花間集

傳詞十一首。

歐陽炯 事後蜀爲中書舍人。善文章。尤工詩詞。作花間集序。傳詞十七首。

鹿虔扈 事蜀爲永泰軍節度使。加太保。與歐陽炯、韓琮、閻選、毛文錫俱以工小詞供奉後主。時人忌之。

者號曰五鬼。花間集傳詞六首。

顧夔 事蜀爲太尉。善小詞。有醉公子曲。爲時豔稱。花間集傳詞五十五首。

閻選 後蜀處士。事後主。酷善小詞。花間集傳詞八首。

魏承班 事蜀爲太尉。花間集傳詞十五首。尊前集傳六首。

尹鶚 成都人。事蜀爲參卿。花間集傳詞六首。尊前集傳十一首。其金浮圖、秋夜月二詞已開慢詞之先。

毛熙震 事蜀爲秘書監。花間集傳詞二十九首。

李珣 字德潤。梓州人。其先波斯人。王衍昭儀李舜弦兄。有詩名。以秀才豫賓貢事蜀。國亡不仕。有瓊瑤

集。多感慨之音。花間集傳詞三十七首。尊前集傳十八首。其中興樂一詞已近慢詞。

孫光憲 字孟文。陵州人。游荆南。高從晦署爲從事。仕南平。累官檢校秘書。兼御史大夫。以文學自負。雅

善小詞。花間集傳詞六十首。尊前集傳二十三首。

餘如蜀主王衍。能爲浮艷之詞。有甘州曲、醉粧詞。後蜀主孟昶亦工聲曲。有木蘭花。皆存詞少。不具述。

南唐中主 李景。初名景通。後改名璟。昇長子。嗣立。在位十九年。去帝號。宋建隆二年卒。詞傳浣溪沙、山花子等三首。

南唐後主 名煜。初名從嘉。景第六子。善屬文。工書畫。初封吳王。嗣立後好聲色。又喜浮圖。高談不恤政事。在位十五年。宋乾德九年。俘於宋。封違命侯。太平興國三年。賜牽機藥。暴卒。全唐詩存詞三十四首。精妙瑰麗。足冠五季。亡國後。尤含思悽惋。無語不工。後人多奉爲宗法。

馮延巳 字正中。其先彭城人。唐末。徙家新安。事南唐。爲左僕射。同平章事。有陽春錄。全唐詩存詞七十八首。思深詞麗。韻逸調新。尤以鶴冲天、歸國謠、謁金門。見稱於世。

張泌 字子澄。常州人。事南唐。爲監察御史。歷考功員外郎。舍人。歸宋。官虞部郎中。全唐詩存詞二十七首。

餘如徐昌圖、徐鉉、庾傳素、許岷、劉侍讀、歐陽彬等。皆存詞太少。散見尊前集中。不備述。花間尊前兩集外。有金匱集。並存溫韋歐張等四家詞。亦唐詞別集。見彊村叢書中。

#### 衍流第四

宋承周祚。結五季紛擾之局。制禮作樂。自屬固然。其時區宇甫靖。文事漸興。內則教坊雲韶。皆備宴饗。外則公私酬酢。動有聲歌。故舊曲。綿傳新腔。競出名臣碩彥。抒忠愛之忱。才士文雄。逞敷張之技。或當筵命

賦立被歌喉。或載酒行吟。遂相傳寫。引商刻羽。妃白抽黃。慢犯日增。情致斯暢。於是兩宋詞曲之盛。幾奪五七言之席。而立文壇一大幟焉。其間發達之跡。流變之機。約著於篇。

(一)宋初樂曲之概況。宋史樂志云。宋初循舊制。置教坊。凡四部。所奏樂。凡十八調。四十六曲。一曰正宮調。其曲三。曰梁州、瀛府、齊天樂。二曰中呂宮。其曲二。曰萬年歡、劍器。三曰道調宮。其曲三。曰梁州、薄媚、大聖樂。四曰南呂宮。其曲二。曰瀛府、薄媚。五曰仙呂宮。其曲三。曰梁州、保金枝、延壽樂。六曰黃鐘宮。其曲三。曰梁州、中和樂、劍器。七曰越調。其曲二。曰伊州、石州。八曰大石調。其曲二。曰清平樂、大明樂。九曰雙調。其曲三。曰降聖樂、新水調、採蓮。十曰小石調。其曲二。曰胡渭州、嘉慶樂。十一曰歇指調。其曲三。曰伊州、君臣相遇樂、慶雲樂。十二曰林鐘商。其曲三。曰賀皇恩、泛清波、胡渭州。十三曰中呂調。其曲二。曰綠腰、道人歡。十四曰南呂調。其曲二。曰綠腰、罷金鉦。十五曰仙呂調。其曲二。曰綠腰、綵雲歸。十六曰黃鐘羽。其曲一。曰千春樂。十七曰般涉調。其曲二。曰長壽仙、滿宮春。十八曰正平調。無大曲。小曲無定數。不用者有十調。一曰高宮。二曰高大石。三曰高般涉。四曰越角。五曰商角。六曰高大石角。七曰雙角。八曰小石角。九曰歇指角。十曰林鐘角。法曲部。其曲二。一曰道調。宮望瀛。二曰小石調。獻仙音。龜茲部。其曲二。皆雙調。一曰宇宙清。二曰感皇恩。其曲名多即詞調名。是否即同於世傳之詞。未可知也。

樂志又曰。太宗洞曉音律。前後親制大小曲。及因舊曲創新聲者。總三百九十。凡制大曲十八。曲破二十

九、琵琶獨彈曲破十五、小曲二百七十。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宮商名繁不備錄皆藩邸所作。以述太祖美德。諸曲多秘。又曰：民間作新聲者甚衆。而教坊不用。太宗所制曲。乾興以來通用之。凡新奏十七調。總四十八曲。黃鐘、道調、仙呂、中呂、南呂、正宮、小石、歇拍、高平、般涉、大石、中呂、仙呂、雙越調、黃鐘羽。其急慢諸曲幾千數。又法曲龜茲鼓笛三部。凡二十有四曲。仁宗洞曉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賜教坊。或命教坊使撰進。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又曰：雲韶部奏大曲十三。一曰中呂宮、萬年歡。二曰黃鐘宮、中和樂。三曰南呂宮、普天獻壽。此曲亦太宗所制。四曰正宮、梁州。五曰林鐘商、泛清波。六曰雙調、大定樂。七曰小石調、喜新春。八曰越調、胡渭州。九曰大石調、清平樂。十曰般涉調、長壽仙。十一曰高平調、罷金鉦。十二曰中呂調、綠腰。十三曰仙呂調、綵雲歸。諸曲名多。即詞調名尤以因舊曲造新聲者多爲常見之調。惜其聲與詞皆無從悉。然既云民間作新聲者甚衆。又云急慢諸曲幾千數。則是時詞調日繁。慢詞漸作。固無疑矣。

(二) 北宋慢詞之漸興。宋初鼓吹多用之大典。自仁宗天聖已來。帝郊祀躬耕籍田。皇太后恭謝宗廟。悉用正宮導引六州十二時。凡四曲。今觀其辭儼然慢詞也。茲錄真宗封禪四首以見一斑。

【導引】 民康俗阜萬國樂升平。慶海宴河清。唐堯虞舜垂衣化。詎比我皇明九天寶命垂不貳。雲物效祥英。星羅羽衛。喬嶽親告。

禪云亭 我皇垂拱惠化洽。文明盛禮慶重行。登封降禪燔柴畢。天仗入神京。雲雷布澤徧寰瀛。遐邇振歡聲。巍巍聖壽南山固。十

載賀承平

【六州】 良夜永玉漏正遲遲丹禁肅周廬列羽衛繞皇闈嚴鼓動畫角聲齊金管飄雅韻遠逐輕颺薦嘉玉躬祀神祇祈福爲黔黎

升中盛禮增高益厚登封檢玉時邁合周詩 玄文錫慶雲五色相隨甘露降醴泉涌三秀發靈芝皇猶播史冊光耀受鴻禧萬年

永固丕基吾君德蕩蕩巍巍邁堯舜文思從今寰宇休牛歸馬耕田鑿井鼓腹樂昌期

【十二時】 聖明代海縣澄清惠化洽寰瀛時康歲足治定武成遐邇賀升平嘉壇上昭事神靈薦明誠報本禱云亭俎豆列犧牲宸

心獨潔明德薦維業紀鴻名千載播天聲 燔柴舉雲罕回仙仗慶變輅還京八神扈蹕四隕來庭嘉氣覆重城殊常禮曠古難行

遇文明仁恩蘇品彙沛澤被簪纓祥符錫祚武庫永銷兵育羣生景運保千齡

【告朝導引】 明明我后至德合高穹祇翼勵精衷上眞紫殿迴騰馭示聖育延鴻躬承寶訓表欽崇慶澤布寰中告虔備物朝禱廟

荷景福來同

宋初詞人皆宗五代。晏殊歐陽修以理學名臣。刻意倚聲。藝林傳誦。然所爲率小令耳。嗣民間新聲漸作。體製漸繁。增衍小令。以爲慢。詞益其節。拍廣其韻。疊延其聲。音豐其情。意花間尊前之境。又一進矣。其最先出之創作者。厥推張先、柳永。二家詞集皆區分宮調。蓋其洞曉音律。故能自度新聲。今觀子野集中。山亭晏慢、謝池春慢、晏春臺慢、卜算子慢、少年游慢、熙州慢等詞。明著慢字。皆由同調之令詞增衍而成。其歸朝歡、喜朝天、破陣樂、傾杯、剪牡丹、汎青苕、勸金船等詞。則皆時行或自度之新調也。至樂章集中。則慢詞尤夥。不勝數。其鶴冲天、女冠子、定風波、卜算子、鵲橋仙、浪淘沙、拋毬樂、集賢賓、應天長、長相思、望遠行。

洞仙歌、離別難、玉蝴蝶、臨江仙、瑞鷓鴣、塞孤等。皆以令變爲慢。而音節絕異。卽其集中同調之詞。字句長短。亦極自由不齊。如輪臺子二首。相差至二十七字。引駕行三首。相差至二十五字。鳳歸雲二首。相差至十七字。滿江紅、鴻冲天、洞仙歌、瑞鷓鴣等。亦各相差二三字。至傾杯一調。竟因宮調之異。七首各不同。萬氏詞律僅謂柳集最訛。莫可訂正。祇有闕疑。豈知其增損之間。主乎樂律。固不必字櫛句比。如後人之墨守成格。不敢舛毫髮也。

慢詞之途。旣恢於柳。繼而有作者。則爲周邦彥。周字美成。好音樂。能自度曲。神宗元豐中。召爲大樂正。徽宗朝。至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大晟者。崇寧四年所造新樂之名。專置大晟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爲長貳。大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又有製撰官。爲制甚備。樂府指迷謂自古調淪落。少得存者。由此故。八十四調之聲。稍傳。後美成又增衍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案凡令爲之。其曲遂繁云。今觀片玉集中。慢引近犯甚多。稱慢者。如拜星月慢、浪淘沙慢、浣溪沙慢、粉蝶兒慢、長相思慢。稱引者。如華胥引、蕙蘭芳引。稱近者。如隔蓮浦近、早梅芳近、荔支香近、紅林擒近。稱犯者。如側犯、倒犯、花犯、玲瓏四犯等。時與柳相出入。但其下字用韻。皆有法度。較柳集爲嚴整耳。蓋柳爲坊曲自悅之樂。故調可參差。周爲樂府法定之官。故律宜精密。然北宋詞調之演進。得二子而先後齊功矣。

柳周之間。著名詞家。是爲蘇軾、秦觀、黃庭堅、東坡集中。除常見慢詞外。如戚氏、哨徧。皆特別長調。戚氏樂

章集中有之。哨徧則東坡有二首。疑是自度腔。又無愁可解。乃反花日新所作越調解愁。賀新涼。乃爲妓秀蘭作。以侑觴。醉翁操。乃補崔閑琴曲之詞。按小序。語意均自度腔也。淮海集律調謹嚴。夢揚州。乃其自度。其鼓笛慢一首。詞譜謂是添字水龍吟。並攤破句法。而東坡夢扁舟望樓霞。水龍吟注云。蓋越調鼓笛慢。此與晁補之之消息。卽越調永遇樂。姜夔之湘月。卽念奴嬌之鬲指聲。同屬過腔而異名也。山谷慢詞不多。其瑞鶴仙。隱括醉翁亭記。用獨木橋體。通首悉用也字韻。頗爲特格。皆此期之挺出者。

與周同時之作者。尙有万俟雅言。精律呂。爲大晟府製撰。大聲集中不少特長之調。如三臺。戀芳春。慢。安平樂。慢。卓牌兒等。杜安世壽域詞中。慢詞亦多。如折紅梅。杜韋娘等。皆孤調也。稍後有曹勳。一慢詞。大作家也。勳以進士甲科。於靖康中。除武義大夫。後徽宗北遷。旋遁歸。建炎初。至南京。建議募死士。奉徽宗歸。爲執政所格。九年不用。今觀其松隱樂府中。慢詞極多。如大椿。保壽樂。賞松菊。松梢月。隔簾花。憶吹簫。秋蕊香。慢。十六賢。杏花天。蜀溪春。倚樓人。夾竹桃花。峭寒輕。二色蓮。八音諧。清風滿桂樓。雁侵雲。慢。索酒。錦標歸。六花飛。四檻花等調。皆諸家所無。當是度曲。鉅手。惜朱氏詞綜。萬氏詞律。皆未收入。殆未見其集耳。北宋詞較之五代。有三勝焉。(1)慢詞繁。重音節。紆徐調勝也。(2)局勢開張。便於抒寫。氣勝也。(3)兼具剛柔。不偏姿媚。品勝也。唐詞多單調。無換頭。及五代。則有雙疊矣。北宋如柳之戚氏。十二時。夜半樂。周之西河。瑞龍吟。蘭陵王。則有三疊矣。及鶯啼序出。則有四疊。鋪張排比。儼然賦也。故東坡可逞議論。東堂

可貢諛詞。樂章傾綿邈之情。片玉盡物態之妙。以視五代之纖巧。不遠過邪。然涓涓之爲江河。功固不可沒已。

(三)南宋詞之極盛。南渡建都江左。湖山明秀。風物清淳。文學之美。殆與表裏。是時慢詞大作。名家衆多。如朱敦儒、康與之、李清照等。皆負時名。又如陸游、范成大。皆以詩人工詞。辛棄疾、劉過、高觀國、盧祖皋等。或重氣骨。或饒情韻。所作並哀然可觀。若夫深通音律。辨析體製。足以垂範於世者。首推姜夔。夔精音律。嘗獻大樂議。琴書糾大晟府之病。今觀白石道人歌曲中。擬古饒歌琴曲。則著指法律呂。令慢數首。以自度曲。則著旁譜宮調。爲詞家所絕。無僅有。自度曲有揚州慢、長亭怨慢、淡黃柳、石湖仙、暗香、疏影、惜紅衣、角招、徵招。自製曲有秋宵吟、淒涼犯、翠樓吟、湘月。令慢舊調著譜者。有鬲溪梅令、杏花天影、醉吟商小品、玉梅令、霓裳中序第一。其小序中附論音律處。每多精到。尤以徵招下之論徵調去母聲。及淒涼犯下之駁唐人論犯之說。琴曲下之論側商調。至爲典覈。餘如謂滿江紅舊調用仄韻。多不協律。而改爲平韻。念奴嬌之鬲指聲。吹以雙調。卽爲湘月。審別豪釐。非精於樂者。不辦。至其旁譜諸字。約可與詞源參看。惟宋人歌詞所用之音階。以合(ハ)西四(マ)工一(一)上(ム)勾(ム)尺(人)至工(工)瓦凡(リ)凡配十二律。以六(ハ)五(ハ)五(ハ)配四清聲。凡十六聲。今人度曲。以上尺工六五配五聲。以乙凡配工變。而各有低聲高聲。凡二十一聲。然不盡用。以之配字。各有條理。故卽依旁譜歌姜詞。亦必不能相合云。

姜之先後。有史達祖、吳文英亦常製腔。梅溪詞中如換巢鸞鳳、月當廳、壽樓春、湘江靜、玉簫涼等。夢窗詞中如西子妝慢、高山流水、霜花腴、玉京謠、澡蘭香、秋思、古香慢、惜秋華、江南春慢等。皆自度曲。又鶯啼序爲詞中最長之調。他人作者甚少。而夢窗乃有三闋。字斟句酌。四聲不苟。雖非夢窗所度。而夢窗之作獨傳。亦偉構也。至其集中注宮調處。並舉雅俗之名。尤可與詞源相參証。此外如馮艾子亦多自度曲。如春雲怨、雲仙引、春風嫵娜等皆是也。

宋詞有合數調而爲一詞者。如龍洲四犯剪梅花、探解連環、醉蓬萊、雪獅兒三曲合成。秦玉笙謂此調兩用醉蓬萊。合解連環、雪獅兒。故曰四犯。所謂剪梅花者。梅花五瓣。四則剪去其一。犯者謂犯宮調。不必字句悉同也。云其說似矣。然蒲江詞中此調則名錦園春三犯。及龍洲詞中轆轤金井。與此正同。又何以解邪。今錄龍洲之作曰。

水殿風涼。賜環歸。正是夢熊華旦。解連環 疊雪羅輕。稱雲章題扇。醉蓬萊 西清侍宴。望黃傘日華籠輦。雪獅兒 金尊三生。玉壺四出。

帝恩偏眷。醉蓬萊 臨安記龍飛鳳舞。信神明有厚。竹梧陰滿。解連環 笑折花看。麝荷香紅潤。醉蓬萊 功名歲晚。帶河與礪山長遠。

雪獅兒 麟脯杯行。狨躡坐穩。內家宜勸。醉蓬萊

又松隱詞中八音諧。自注以八曲聲合成。而無其名。碎金詞譜按九宮譜察校分出。其詞曰。

芳草到橫塘。宮柳陰低覆。新過疎雨。春草碧首句至三句望處藕花密映。煙汀沙渚。望春回四句至五句波靜翠痕琉璃。茅山通故人第六句似佇

立飄飄川上女。迎春樂第三句弄曉色。正鮮妝照影。飛雪滿華山第十二句幽香酒度。水閣薰風對萬姝。共泛泛紅綠。鬧花深處。蘭陵王十

四句至十七句移棹採初開。嗅金纓留取。趁時凝賞池邊。預後約淡雲低護。孤鸞十三句十六句未飲且憑闌。更待滿荷珠露。眉妩末二句

所分注未必果確。姑存其說而已。大抵當時人洞曉音律。故能穿插故調。自爲新腔。不徒字句相似已也。

宋詞又有近於琴曲不同。普通詞調者。如楊萬里誠齋樂府之歸去來兮引。共十二段。無規律可尋。柴望

秋堂詩餘之陽關三疊。二段而並非雙拽頭。茲錄誠齋歸去來兮引前二段曰。

儂家貧甚訴長飢。幼穉滿庭闈。正坐餅無儲粟。漫求爲吏東西。

偶然彭澤近鄰圻。公秫滑流匙。葛巾勸我求爲酒。黃菊怨冷落東籬。五斗折腰誰能許事。歸去來兮。

秋堂陽關三疊曰。

西風吹鬢。殘髮早星星。歎故國斜陽。斷橋流水。榮悴本無憑。但朝朝纔雨又晴。人生飄聚等浮萍。誰知桃葉。千古是離情。正無奈

黯黯離情。渡頭煙暝。愁殺渡江人。傷情處。送君且待江頭月。人共月。千里難并。笳鼓發。戍雲平。此夜思君。腸斷不禁。儘思君。送君

立盡江頭月。奈此去西出陽關。縱有明月。無酒酌故人。奈此去君出陽關。明朝無故人。

錯落無方。琴曲之遺。皆詞之新格也。

詞有通首用一韻者。謂之獨木橋體。自山谷瑞鶴仙全用也。字韻。劉克莊後村長短句有轉調二郎神。連

五首全用省字韻。蔣捷竹山詞有聲聲慢秋聲一首全用聲字韻。水龍吟招落梅之魂一首全用些字韻。瑞鶴仙壽東軒一首全用也字韻。皆詞中別體。其用些字也字落脚者。上一字皆叶韻。尤爲細密。詞體至此極其變矣。竹山水龍吟曰。

醉兮瓊海浮觴些。招兮遣巫陽些。君毋去此。颶風將起天微黃些。野馬塵埃。汚君楚楚白衣裳些。駕空兮雲浪茫洋。東下流君往他方些。月滿兮西廂些。叫雲兮笛淒涼些。歸來爲我重倚蛟背。寒鱗蒼些。俯視春紅浩然一笑吐山香些。翠禽兮弄曉。招君未至我

心傷些。

詞有調異名同者。其辨有二。(1)則如長相思西江月之類。篇幅長短迥異。而名則相同。(2)則如相見歡錦堂春俱別名烏夜啼浪淘沙謝池春俱別名賣花聲。又如新雁過妝樓別名八寶妝。而另有八寶妝正調菩薩蠻別名子夜歌。而另有子夜歌正調。一落索別名上林春。而另有上林春正調。眉嬾別名百宜嬌。而另有百宜嬌正調。繡帶子別名好女兒。而另有好女兒正調。皆是也。

詞亦有調同名異者。如木蘭花與玉樓春之類。唐人卽有此異名。至宋人則多取詞中字名。篇如賀新涼名乳燕飛水龍吟名小樓連苑等。龐雜朦混。難僂指數。宋人詞集中頗多此習。如賀鑄東山詞一卷及賀方回詞二卷亦名寓聲樂府。多用新名。張輯之東澤綺語一卷全不用原調名。丘處機磻溪詞一卷半屬舊調新名。大都厭常喜新。無關宏旨。致後之爲譜者。矜多炫博。誤別複收。徒亂詞體。而貽笑柄。倚聲者巧。

立新名。故鑄舊號。徒眩耳目。而啟紛歧。大雅所宜戒也。

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水仙。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詠詞廟。巫山一段雲則狀巫峽。其後則卽本詞取句命名。如後唐莊宗之一葉落。如夢令。韋莊之天仙子。歐陽炯之木蘭花。江城子。毛文錫之西溪子等。更後則按前人譜調填詞耳。故調名之立。未必可盡尋其原。乃明人楊慎。都穆。沈際飛輩。持調名緣起之說。欲一一推鑿。自命稽古。清人毛先舒著填詞名解。更自謂參伍鈎稽。頗獲端緒。究其所舉者。多屬碎義末節。且有但舉異名。竟未解其所由起者。誠自愧其名也。

五代宋初之詞。調下無小題。其後填詞者。始於調名之下。附著作意。啟此風者。是推東坡。東坡集中。幾全有題或小序。此爲詞之進步。因注題。則不能爲泛泛之詞。且使讀者易明其旨也。迨白石出。而小序尤極優美。往往低徊往復。清氣洋溢。爲本詞增色不少。宜獨步兩宋矣。

宋人詞選。本有草堂詩餘。不知何人所輯。大約在慶元以前。後來小令。中調。長調之分。始於此集。然亦約略云爾。詞綜所謂以臆見分之後。遂相沿。殊屬牽率。乃毛先舒遂謂五十八字以內爲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爲中調。九十一字以外爲長調。蓋古人定例。然所謂定例。實無所據。若以少一字爲短。多一字爲長。則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六十字兩體。將爲小令乎。抑中調乎。雪獅兒有八十九字。九十二字兩體。將爲中調乎。抑長調乎。實則宋人止有令。引。近。慢之分。尙不能確劃其界線也。又別題春景。夏景。別情。閨情。

等名。以供歌者隨時娛客。究欠大雅。

又曾慥之樂府雅詞錄宋詞三十四家。去其涉諧諛者。故名雅詞。具有風旨。黃昇之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始於李白。而終於北宋王昂。共十卷。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始於康與之。終於洪瑛。共十卷。總名花庵詞選。周密之絕妙好詞。始於張孝祥。終於仇遠。凡百三十二家。採掇菁華。不墮俗弊。皆選本之佳者。

宋人以詞爲學。特加研究。選本之去取。固主善唯美矣。卽談詞之書。亦有多種。大抵尋擇規矩。探索精奧。或明體製。或論風格。蓋詞之流至是。而大講說者。亦至是。而精猶之劉勰雕龍。鍾嶸詩品。不起於漢魏。而出於梁。亦時代醞釀之結果也。其間專著有王灼之碧雞漫志。詳載曲調源流。首述古初。至唐宋歌聲遞變之由。次列二十八調。溯其得名之所自。與其漸變宋調之沿革。但據其傳授分明者。其晚出雜曲。則不暇悉舉。又有沈義父之樂府指迷。論詞宗美成。頗多中理。其謂去聲字要緊。及入聲可替平。不可替上。皆入徵之解。又謂古曲譜亦有異同。唱者多有添字。亦足以解釋糾紛。又楊纘作詞五要。闡明擇腔擇律。句韻按譜。推律押韻。及立新意之道。語簡而賅。陸韶詞旨。專究屬對警句詞眼。稍嫌纖小。其最精而廣者。厥惟張炎之詞源。上卷論五音律呂譜字管色。列表繪圖。典贍難及。足便後人尋徑。下卷論詞之作法標準。及風格情緒。語多透闢。條理秩然。世之傳者。多遺其上卷。僅存下卷。而署曰樂府指迷。致與沈作相混。亦以見後世聲樂淪亡。衆僅注意於詞之一面已也。

(第四篇完 全書續登)

# ★★★ 常識叢書 ★★★

## 新 出 版

### 近世之新發明

本書歷舉近世最重要之新發明，如印刷術、輕氣球、蒸汽機關、蒸汽船、火車、汽車、腳踏車、電氣、磁針、電器機械、玻璃、照相、飛行機、愛克司光線、留聲機等，詳述其發明之歷史與現時之狀況，及構造原理等；取材新穎，簡明得當。

葛綏成編

四一角册

### 心理學大意

本書內容分兩篇：上篇述心理學的意義、方法及範圍，下篇述心理的生理基礎、本能、情緒、習慣、思想、潛在意識等普通問題；說明及舉例，力求淺顯，末附錄近代心理學派別及中西文參考書多種，俾學者可由此門徑而益進焉。

舒新城編

二角半册

### 資本問題

本書計七章：關於資本之意義、種類、構成、效用以及發生與消滅等，莫不原原本本，詳細說明；末論資本聚集之必然傾向，及馬克思資本複生論，尤為詳盡。

吳應國編

二角半册

### 工業會計攬要

是書關於工業會計上重要事情，綱舉目張。全書計分二十六項：首述資本、不動產、固定資本等；其次述組織、會計、資產負債、各管其責；其三述會計、附股、會計、收支、及各科日記賬之方式。足資大公司、及企業家之借鏡。

李暮編

四一角册

### 利息問題

本書解釋利息各問題，計分利息之意義、由來、利率之高低、各國金融市場利率之變化、金融季節與利率之限制、漸減市場利率之計算法、悉舉靡遺；與奧處尤詳為剖解，極便領會。所列算法、公式、表格等，半為普通算術書所無，尤便於演算時之檢查對照。

吳應國編

三角册

### 常識叢書

地震淺說	楊鍾健	二角
南洋	黃樹園	三角半
殖民政策	吳應國	三角半
現代五大強國	許士毅	三角
摩托車與道路	吳傑夫	五角
道爾頓制淺說	舒新城	二角半
進化論淺說	陳兼善	二角半
國際貿易	吳應國	二角半
貨幣概論	王恆	二角半
中國喪地史	謝彬	四角
人口問題	吳應國	二角半
燃料問題	吳應國	二角半
駕駛汽車法	吳琢之	二角半
臭蟲與蚊蟲	陳家祥	二角半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 史記三家注補正 卷七

瞿方梅 遺著

##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幾是乎。集解徐廣曰。幾一作豈。駟謂幾近也。方梅案幾字本有豈義。不必改字作豈也。荀子榮辱篇。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又大略篇。幾爲知計哉。其文義皆與豈同。可證。

共俳笑之。索隱謂衆共以俳優輩笑之。方梅案說文。俳。戲也。言共戲笑之。理自明順。何必紆說作俳優解也。如俳優爲俳字本義。則許例當云。俳。俳優。戲也。索隱未喻此旨。故誤。

布。迺見番君。方梅案漢書吳芮傳。吳芮秦時番陽令。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敬進書大王御者。方梅案御者。猶言執事。左右。下吏。又從者。將命者之類。蓋尊之不敢直斥其身。故假言僕御以通意。

大王宜騷淮南之兵。集解騷音埽。方梅案騷音搔。搔者括也。言宜盡括淮南兵。卽後世括民爲兵之意。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衆辱之。方梅案言少年於市人廣衆中辱之。非衆人相與共辱之也。何所不誅。方梅案索隱解無所字。下何所不散句同。疑其所據本有譌脫也。

塞臨晉。索隱臨晉縣名。在河東之東岸。對舊關也。方梅案地理志臨晉本注曰。故大荔。秦獲之。更名。然此縣實在河西。其東岸則蒲坂境。信既陳船欲渡。則是魏王所塞者惟東岸耳。東岸而曰臨晉者。蓋關名。非縣名也。關跨大河。故東西岸皆得臨晉之稱。索隱說恐未當也。

夏陽正義在同州北渭城界。方梅案渭疑韓字之譌。

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方梅案孫子謀攻篇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方梅案此即孫子所謂不得已則鬪。

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方梅案杜牧曰。太公云。軍必左川澤而右邱陵。梅慈臣曰。右背邱陵。勢則有。戰則低。後陸戰者所便。

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方梅案語本孫子九地篇。

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方梅案語本晏子春秋內篇雜下第六。

頓之。燕堅城之下。方梅案頓讀爲鈍。孫子作戰篇曰。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孫氏淵如曰。通典御覽俱作頓兵。

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方梅案高祖扼滎陽爲正兵。而淮陰以奇兵虜魏破代。定趙地而謀燕齊。以斷西楚之右臂。燕齊既舉。項羽安得不亡。

驪兵。集解魏都賦曰。肴驪順時。劉逵曰。驪酒也。方梅案驪實釋字或體。說文釋。漬米也。言將淘浙兵士。以

厲其氣而威燕耳。集解訓酒。嫌與上文士意復。當不然也。案隱授全書例作釋又與上休兵意復亦非

齊必從風而服。方梅案此所謂屈人之兵而非戰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方梅案此兵法所謂散地也。昔孫武對吳王曰。吾兵安土。陳則不堅。戰則不勝。當集人聚穀。保城備險。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又兵法上謀不鬪。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而龍且不聽其策。乃曰。不戰而降。吾何功。宜其一敗塗地而遂不振爾。置之。方梅案說文。置。赦也。

### 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二

數間使。方梅案顏師古漢書注曰。間。私也。

缺。望。索。隱。服。虔。音。決。缺。望。猶。怨。望。也。方梅案音決非也。當音映。說文。映。睛也。趙氏孟子注曰。明明。側目相視。側目。則怨望之貌也。又解。缺。實。缺。之。假。借。字。淮南繆稱。自視猶缺。如注。不滿也。可證。此言縮功與羣臣等耳。王縮而不及羣臣。則羣臣必不滿其望。爲此。故及其有功王之。

### 田儉列傳第三十四

皆豪宗。彊能得人。方梅案皆豪句。宗彊句。能得人。又自爲句。言其兄弟皆豪桀。而宗族彊盛。且能得人死力也。以他事中數以宗彊連文知之。

從少年之廷。方梅案令少年從己。同詣狄令所治之廷。

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方梅案項羽本紀。乃陳餘使人說田榮請資以兵。非榮令餘反也。

###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以待大王正義。時羽未爲王。史追書。方梅案史記稱呼凌雜。蓋子長信手錄之。未嘗一例。張氏殆未合全書論也。

臣恐天下解正義。至此爲絕句。方梅案當屬下心字爲句。較自然。亦近古也。

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方梅案項羽亦因遂已絕句。已者止也。止其見在所欲爲。無誅沛公之心者。謂此後竟無是心也。

嬰證之後。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方梅案證之者。爲高祖證其不傷己也。然嬰實被傷。人之告之者。必直其辭。故後獄翻覆。嬰坐罪。高祖亦久繫笞掠。然終以嬰之不服。謂高祖傷己而脫高祖。文義本如此明協。而索隱以爲高祖自言不傷嬰。嬰證之。是獄辭翻覆。未免於後獄覆之後。字不愜。其說非是。

常以太僕奉車。方梅案文獻通考曰：太僕掌輿馬，領五監六廄，奉車掌御乘輿車，然則太僕奉車本二職。惟其職事差同，遂令嬰以太僕之官兼領奉車之職耳。須知非一官也。

賜爵封轉爲滕公。集解徐廣曰：令也。漢書曰：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方梅案轉者，遷轉也。既由賜封遷轉，則滕爲封邑可知。其後屢轉，乃徙定封汝陰耳。水經泗水注：滕城，漢高祖封夏侯嬰爲侯國，號曰滕公。是其明證。集解以爲滕令，烏有由賜封後遷轉爲縣令者乎？又嬰已前爲太僕，太僕九卿也，亦無由九卿遷縣令之理。漢雖草創，當不然也。賜爵封三字絕句。

常蹶兩兒。索隱漢書作躒。音撥。方梅案躒字不古，且蹶見於他書，惟小徐本說文有之，不足據信。竊疑漢書作躒者，仍蹶字形近之誤耳。說文：蹶，僵也。言常僵仆此兩兒車下。

乃賜嬰縣北第一。方梅案縣字絕句。言賜嬰食邑於下邑之間。又賜嬰帝城北之甲第一區。其云第一者，自帝城推數之。此第特居衆第之首，最與帝城相近。故高后曰：近我。班氏削去縣字，蓋疑之也。司文選

長卿喻巴蜀檄處列東第注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張揖曰列東第在天子下方觀此可推知此文第一之義

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方梅案外戚及曹相國世家功臣表：衛將軍列傳又漢書文獻通考皆云曹壽即夷侯時夷尚平陽公主。壽病癘歸國。武帝乃詔衛青尚之。考漢故事用列侯尚主。頗嗣侯在元光二年，其坐罪自殺。在元鼎二年，衛青尚主。在三子既爲侯，家世極盛。

之後。亦當元狩年間。不應一主而尙二夫。竊疑壽青所尙之主。本號陽信。因壽封亦曰平陽。頗尙之主。乃實封平陽。應是泰山山陽所屬縣。與壽封異地。而史文失載。馬氏亦疏於考核耳。惟漢書嬰本傳曰。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是知與壽青所尙之主。出自王皇后者。迥然異也。文獻通考曰。平陽公主。王皇后長女。本陽信長公主。可證。

###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公彊爲我相。趙王正義。桓譚新論云。使周相趙。不如使取呂后家女爲妃。令戚夫人善事呂后。則如意無斃也。方梅案。桓論失之。維時繼如意。王趙者。幽王友。以諸呂女爲后。共王恢以呂產女爲后。而遂幽死。或自殺。夫幽共者。諸姬出耳。尙婚呂以速其命。彼戚氏宿怨深入。而謂能庇其子無恙乎。是不待辨而知其不然也。

隊。率。方梅案。賈逵曰。百人爲一隊。說文。逵。先導也。經傳中凡表達逵領字。皆以率或帥爲之。此言爲一隊之帥領也。袁盎傳。遷爲隊率。漢書作隊帥。蓋官名。正與夏官師帥旅帥同意。

廟。堧。垣。集解。服虔曰。宮外垣也。方梅案。堧。卽說文。曠。字。曠。城下田也。一曰郤也。此言錯居室右旁。抵廟外。郤地之垣。穿垣行郤地出入也。

故。他。官。居。其中。索隱。漢書作尢官。謂散官也。方梅案。古他字作它。它尢形近致惑。然文義兩通。遂亦各隨。

字解耳。酈生傳刊印。漢書作玩印。陸賈傳極欲。漢書作極飲。亦此類也。受故官送。方梅案送。謂餽送財賄也。蓋與蕭何主進之進。皆本虛字而實用者。陸賈傳曰。他送亦千金。義同。

###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方梅案據敖倉者。因糧於敵也。塞成皋者。不令項楚西兵也。杜大行。守白馬者。防諸侯之師侵魏趙。且爲楚齊形勢也。距蜚狐者。備匈奴勿內擾。又以慎撫新集之燕代諸城。而魏趙亦恃爲聲援也。

人衆車輦。方梅案輦實輿字或體。與衆對文同義。廣雅釋詁。三輿。多也。周禮輿司馬。左氏傳輿服輿人。皆訓衆義。可證。

自天地剖。泮。方梅案泮判古字通。故詩冰泮。封禪書泮凍。皆假泮爲判也。

左右呼萬歲。方梅案此呼陸賈萬歲也。蓋萬歲乃古者歡呼慶幸之語。非如後世惟稱天子也。戰國策。馮煖以責賜諸民。民稱萬歲。水經河水注。漢耿恭爲士卒禱井出水。衆稱萬歲。皆此類也。

極欲十日而更。方梅案至更字絕句。

率不過再三過。方梅案此屬諸子家言。謂一歲中。常往來過止他親友爲客。最計諸子家。不過每家再三

過耳。

食三萬戶。侯方梅案戶字讀。侯字句。言食三萬戶而爲侯也。索隱以侯字屬下可謂極富貴爲句。殊於足下語復非是。

走復入言沛公。方梅案文選注。走猶僕也。左襄三十年傳。使走問諸朝。釋文。走。使之入也。

使者懼而失謁。方梅案謁字實用。謁者。書其姓名於上。若今讀刺是也。

妄言者無類。方梅案言將族滅之。無復遺類存者。魏其侯傳。則妻子毋類矣。同義。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爲齊右丞相。正義按爲齊王韓信相。方梅案漢初王國亦得置左右丞相者。本秦制也。百官表注。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無三公官。

東絕甬道。方梅案甬道在今開封府滎澤縣西北。卽漢王所築。屬之河以取敖倉粟者。令緹行守之。以絕楚軍襲己糧道耳。

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方梅案叔孫通傳。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引以次入殿門。傳言趨。又高帝入關約曰。殺人者死。

此有傷心者。集解徐廣曰。此一作比。方梅案比字是。比猶類也。與下然字屬讀。若言類有傷心者。然。釋名。

事類相似謂之比。天官書正義比類也可證。

###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方梅案祖稱大父。此外大父亦云大父者。曰吾謂之孫者。謂吾大父可也。

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方梅案所言。即上所云六國後豪桀名家是也。漢書高帝紀九年十一

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

俠陸方梅案古俠挾挾字。皆假借爲夾。儀禮既夕注。在左右曰夾。

###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迹且至臣家。方梅案莊子天運。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此言迹其行履所在。正與游俠傳跡至籍少

公孟嘗君傳而蹤跡驗問。周禮迹人注。迹知禽獸處同義。

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方梅案長事弟畜爲對文。

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方梅案漢書籍作借。古籍借藉藉字固通用也。然從史記作籍爲是。籍者。書

也。言竊書其名。如今用名片之意。

俞侯。方梅案地理志。俞縣名。音輸。屬清河郡。作俞。

身履典軍集解徐廣曰履一作屨。一曰覆。駟案孟康曰履履蹈之也。躓曰屨數也。方梅案屨字與下數字意復。屨字亦與典復。漢書作身履軍舉旗者數矣。師古曰流俗改履爲屨而加典字。云身屨典軍非也。此當與俗本漢書同誤。卽據顏說訂正可也。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字絲。父故爲羣盜。方梅案絲字絕句。

徙處安陵。方梅案地理志安陵屬右扶風。李申者曰在今西安府咸陽縣東二十一里。

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方梅案阮氏車制圖解曰車上受物者曰輿。輿者軫、轆、軹、鞵之總名。秦始皇本紀曰數以六爲紀而輿六尺。漢承周秦制而雜就之。故云。

不騎衡。集解徐廣曰一作行。方梅案是衡字。因脫集。遂誤爲行耳。此與詩勿士銜枚之銜。脫金字訛行同例。

毋何時說王。方梅案言時時。秦間說王。

愧其吏。方梅案言盜對從吏有愧色。以從吏固曰覩丞相之倨謝狀也。

使君所言公事之曹。方梅案曹猶類也。

欲請治盜宜知計謀。方梅案言吳王反。盜宜預知其計謀。錯欲請治盜以見知之罪。其言似繁而實簡折。

多味也。

鼃錯猶與。方梅案猶與卽猶豫。

諸陵長者。方梅案長者猶長官也。如長陵、安陵、霸陵諸令長之屬皆是。文獻通考曰：長陵令秩二千石。百官志曰：先帝陵，每陵園令各一人，六百石。

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醕醪。方梅案言盡以其裝中所齎衣物自隨者，質錢備酒。漢書置作買。

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遂出。方梅案張讀爲帳。道讀爲導。隧者道也。言盜居帳中，卒守帳外。從史乃以刀決帳，導盜從西南隅醉卒處直道出也。張字一讀。集解謂道爲當所從亡者之道，非是。

司馬與分背。方梅案古背北通用。三國志虞翻傳注：北古別字。虞書分北三苗。鄭注：北猶別也。此實北字。言司馬與盜分手別去亡匿也。

袁盎解節毛懷之。方梅案漢書毛作旄。後漢光武紀注曰：節，所以爲信也。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其旄。三重。馮衍與田邑書曰：今以一節之任，建三軍之威。豈特寵其八尺之竹，犖牛之尾哉。考通俗文：毛飾曰旄。

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方梅案言持杖步行而逃亡。明字讀。見梁騎句。騎字讀。上騎音奇寄切。馬也。下騎音渠羈切。言騎馬也。

今公常從數騎。方梅案數騎者，安陵富人之客所乘馬。言富人故多客也。而實無足恃。

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方梅案百官表，太子太傅屬官有太子門大夫、舍人。詹事屬官有太子家令。應劭曰：門大夫，員五人，秩六百石。張晏曰：太子稱家，故曰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據漢書本傳及注，錯蓋初爲舍人，未幾爲門大夫。遷博士，上書言事，文帝善之，於是乃拜錯爲太子家令。

收其枝郡。方梅案枝郡者，諸侯王都之外所有郡也。太史公曰：齊趙梁楚支郡，咸納於漢。

時鄧公免起家爲九卿。方梅案鄧公既免官家居，今自其家起用之，故曰起家。然後世相承，至謂某以某官起家。又尙書毛詩起家，不必初入仕及免官家居者，殊失本意。

###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一

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方梅案十餘問句，尉左右視句，盡字一讀，言每一問，每左右視，盡問皆然。欲以觀其能。方梅案觀猶見也。言嗇夫欲因此以自見其所能於上，非上欲觀其能也。義與匈奴傳以見

#### 武節之見略同

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方梅案東陽，縣名，屬臨淮。萬石君傳曰：文帝時，相如爲太子太傅，卽此時也。疾於景響。方梅案景影古今字。

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方梅案百官表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師古曰。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令秩六百石。

一傾方梅案傾則不平。老子高下相傾。釋文不正貌。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方梅案漢書高帝紀十二年五月丙寅葬長陵。臣瓚曰。在長安北四十里。愚民隱言巨盜取土。隱言掘陵。凡用法至族極矣。如盜環者處以極刑。後有大逆。則將窮於治之。

父知之乎。方梅案方言六凡尊老。南楚謂之父。此蓋文帝以唐老稱之云爾。上文父老何自爲郎。老者謂其年老。非父老屬讀。故此單稱父。與相應也。漢書作父老知之乎。失其旨已。

上曰何以方梅案漢書作何已。古以已通也。師古訓已猶耳。非是。

爲官卒將。索隱案國語百人爲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曰。百人爲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方梅案此卽張丞相傳所云隊率之職。而名稱微異。

搏髀。方梅案廣雅釋詁三搏擊也。髀者文選七命注引說文曰。股外也。

獨無閒處乎。方梅案間隙也。猶言不留餘地以相處。斥其辱之甚也。師古漢書注曰。何不間隙之處而言。

義亦通。

百。金。之。士。十。萬。索。隱。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方。梅。案。今。本。小。爾。雅。無。此。文。蓋。佚。之。也。

顏。聚。索。隱。漢。書。作。取。方。梅。案。取。古。聚。字。漢。書。蓋。多。存。古。字。者。

夫。士。卒。盡。家。人。子。索。隱。案。謂。庶。人。之。家。子。也。方。梅。案。卽。良。家。子。是。也。百。官。志。曰。羽。林。郎。掌。宿。衛。侍。從。常。選。

六。郡。良。家。補。李。將。軍。傳。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愚。謂。良。家。子。者。謂。其。非。亡。命。贅。壻。賈。人。惡。少。年。之。類。如。氏。

云。非。醫。巫。商。賈。百。工。於。義。未。盡。

一。言。不。相。應。方。梅。案。一。言。一。字。也。於。數。日。中。筆。誤。一。字。耳。指。下。差。六。級。事。

削。其。爵。罰。作。之。方。梅。案。說。文。作。起。也。言。既。削。其。爵。不。已。而。罰。又。起。而。隨。之。

王。道。便。便。集。解。徐。廣。曰。一。作。辨。方。梅。案。古。便。辨。平。字。聲。近。通。用。故。虞。書。平。章。百。姓。史。公。作。便。章。鄭。康。成。氏。

作。辨。章。可。證。也。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二。

召。其。姊。爲。美。人。方。梅。案。漢。書。外。戚。傳。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

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

不。言。而。躬。行。方。梅。案。不。言。者。不。斤。斤。以。儒。術。爲。言。

陵里索隱。小顏云。陵里里名。在茂陵。非長安之戚里也。方梅案漢法。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徙諸功臣二千石高貴富人及豪桀名家居之。武帝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時石建爲郎中令。石慶爲內史。秩皆中二千石。又其尊寵集門。宜在徙中。故知陵里爲茂陵邑中里也。

入外門不下車。方梅案外門卽里門也。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有門曰閭。

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集解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正義顏師古曰。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爲四足。凡五。方梅案馬篆文作。說文曰。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鬃頭髦也。彡四足也。彡尾也。此云與尾當五。明係小篆無疑。服說近是。小顏直以真書解之大謬。正義引其說。蓋未審也。

上以爲縮長者不忍。方梅案縮爲中尉。有徼循治捕之責。不忍者。上慮其不忍治捕粟氏。

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集解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方梅案今本漢書作中大夫。并無太字。徐廣所見皆古本。可據徐說訂正也。百官表曰。孝景中六年。中大夫令直不疑更爲衛尉。考中大夫令卽衛尉更名。與中大夫。太中大夫職分迥別。豈此所云太中大夫者。抑卽中大夫之之譌耶。然考百官表云。衛尉。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不疑安得於文帝時爲此官。是則不疑事孝文爲太中大夫。及事孝景。乃爲中大夫令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

朝廷見人或毀曰。方梅案朝字讀。廷見絕句。言當朝君。而君未輦出之時。因是同寮於廷中得衆相見。而

人或遂毀之。詳其辭氣。固非大朝見時。所得謾言於帝前者。而顏師古漢書注謂當闕廷大朝見時毀之。恐未然也。

我乃無兄。方梅案無兄言我即諸弟中之最長者。安得有兄。更何云嫂。非謂兄死爲無兄也。

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爲吏跡也。方梅案臨字讀言其所臨事與夫爲官出治也。如故者如故所學老子之言。老子清淨無爲。因俗利導。吏者形名家之屬。務以文深苛察爲能。不疑初爲郎。郎即學吏事者。

####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索隱案下文字少卿。方梅案褚少孫曰。田仁請刺舉三河。三河太守使人謝謂田少卿曰。願少卿無相誣汙也。是叔子仁字少卿。索隱誤會。

張敖自持案進食。方梅案案者進食器也。段氏懋堂曰。案上有四周。下有足。今之上食本槃近似。惟無足耳。後世謂所凭之几爲案。古今之變耳。又顏氏急就篇注曰。無足曰槃。有足曰案。或曰案當作按。按古碗字存參。

死罪有之。方梅案死罪者。即奏書首尾所云味死死罪之語。衛綰對景帝曰。死罪實病。亦此例。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方梅案民自言相絕句。

謂民自詣相所口言之。不具詞關告也。渠大也。率卽今俗用之帥字。渠率爲首者。餘爲從者。笞搏皆擊也。然笞者漢法用竹。卽書所謂官刑是搏亦用竹。如策而輕於笞。略同教刑。此則當時私爲變通者。及至孝景中六年。乃詔定箠令。搏卽箠也。田叔相魯。在七年中元年之間。

###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虢太子索隱案傳云。虢是晉獻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虢。則此云虢太子非也。然案虢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方梅案虢雙聲。故左氏傳昭元年會于虢。公羊作郭。穀梁作郭。可證也。

會不可以告咳嬰之兒。方梅案咳。古文作孩。小兒笑也。引伸爲凡幼少之稱。蒼頡篇曰。女曰嬰。男曰兒。是以陽脈下。遂集解。徐廣曰。一作隊。方梅案本隊字。假遂爲之耳。荀子儒效篇注。隧謂山石崩摧。隧讀爲隊。古隧遂同字。遂隊通借。其明證也。

齊侍御史成。方梅案百官表。御史大夫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文帝以前。諸侯王官屬如漢朝。成其名也。齊中御府長信。方梅案中御府長官名。信人名。中御府爲少府屬官。有令丞僕射署長。主王衣服者也。說本百官表及注。

卽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索隱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附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

敢當。以言其不堪療也。方梅案此說非也。其人其家人也。廣雅釋詁一。適善也。言病法當死不可治。亦第善爲供養而已。正醫者告家人語氣。供養自屬病者言之。

陽虛侯相。方梅案孝文四年封齊悼惠王子將闔爲陽虛侯。漢制列侯改所食國令長名相。臣意告永巷長。方梅案永巷爲少府屬官。有令丞僕射署長。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永巷爲掖廷也。不修家生。方梅案言不修家人生產之業。

###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煮海水爲鹽。方梅案水經沔水注曰。谷水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九州志曰。縣有秦延山。谷水之右有馬臯城。故司鹽都尉城。吳王濞煮海爲鹽于此縣。又地理志。會稽郡海鹽縣注曰。有鹽官。卽其地也。在今杭州府海甯州境。

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膠西王。方梅案說文。詭。相評誘也。段氏曰。後人多用挑字。

治次舍。方梅案周禮天官有掌次。掌舍幕人之職。謂預度王行所止舍之處爲共張事。文選西京賦曰。故其館室次舍。注引鄭氏禮記注云。次。循止之處是也。

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方梅案勿與絕句。事定一讀。其時乃景王子喜嗣王。追言其父有義。故不與其子謀逆也。

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方梅案固讀爲故。故者舊也。魯世家咨於固實亦假固爲故字。又衆經音義二十四引小爾雅曰固亦故也。越語道固然乎注固故也可證。

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方梅案楚元王子者元王孫戊也。古通謂後嗣曰子。故孫亦稱子。卽爾雅所謂子子孫孫引無極也。淮南三王者淮南王安衡山王勃廬江王賜皆厲王長之子。厲王譴蜀道死。戊坐服姦削郡。故皆怨之。然厲王死在孝文六年。至是二十年矣。戊削郡卽是年事。則此云不沐洗十餘年者專謂淮南三王。故加或字別之。不沐洗者顏氏漢書注曰心有所懷志不在沐洗也。

裨將方梅案偏將小將之謂。漢書衛青傳得右賢裨王注裨王小王也。文選爲袁紹檄豫州授以裨師注裨師偏師也是其義。

竿軍食。方梅案竿卽算字或體。論語釋文算籌也。

乘六乘。傳方梅案傳車有四乘者。故此云六乘別之。相如傳曰馳四乘之傳。

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方梅案兵法趨諸侯者以利。

乃以全彊制其罷極。方梅案兵法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

無佗。奇道難以就功。方梅案兵法戰以奇勝。

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方梅案此循高祖道南陽趨嶢關之故轍。

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方梅案至佗字絕句。擅專也。王且自專兵柄而奈何別以多兵與佗人。

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方梅案此之謂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是也。

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方梅案漢書西南夷傳注曰。即猶若也。武安侯傳。即宮車宴駕。袁盎傳。即私耶。吾

不受私語。即字皆得若義。書中往往多有。可隨文義審讀也。

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方梅案

此所謂聲東而擊西者是之。又荀子議兵篇曰。圓居而方止。則若磐石然。觸之者角摧。

###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方梅案相字一讀。難以爲三字貫下。持重爲句。相貴厚重。持大體。隱格君心。

不得以狷潔廉介自喜。如屏居藍田。引卮酒進上。薄官病免。皆其多易處也。老子曰。多易必多難。是以

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王太后賢之。方梅案此時尙爲皇后。而曰王太后者。遷本武帝時人。追稱之。漢書作王皇后。

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方梅案漢書謂武帝初即位。以舅封。蓋

孝景以後三年正月甲子崩。二月葬。而蚡勝之封在三月。此時武帝已卽位。而年號猶曰孝景。至明年乃始改元。此春秋正月卽位例也。史漢語異而事同。亦各書其實耳。

寶太后。太后。方梅案此嫌尊等無別。且疑於哀帝時之趙太后。帝太后類也。當推準儒林傳太皇寶太后。

好老子言之語。例稱太皇太后。皇太后。又考漢自宣帝始尊上官太后爲太皇太后。則前此凡應稱太皇太后者。皆以太后統稱之。故漢書與此同也。文獻通考曰。漢因秦稱祖母爲

太皇太后說亦殊欠分曉

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武安。索隱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方梅案古士仕字固通用。然其說殊嫌鑿會。恐未然也。愚謂士字一讀言天下之士夫。及郡國諸侯王皆附武安。顏氏漢書注曰。郡及諸侯也。猶言郡國耳。亦同此義。故不以士字屬郡諸侯解也。可會。又考百官表注引蔡邕曰。漢制皇子封爲王。其實諸侯也。故知此文云諸侯者。兼侯國王國言之。

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索隱案痛甚也。欲令士折節屈下於己。不然天下不肅。或解以爲蚡欲折節下士。非也。案下文不讓其兄蓋侯。知或說爲非也。方梅案二說皆失之。此蓋史公論蚡之語。上文又以爲者。乃史公私心自揣云爾。一氣貫至天下不肅句。又字意承上侵貴二字生來。言蚡貌不厭衆而貴甚。又處疑忌之地之時。自非痛自折節。以禮下於諸侯士夫。而使諸侯士夫爲我屈。則恐天下之不肅而嘖嘖有煩言也。自此下當是時云云。始提敘武安所爲。正見其不能折節耳。

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方梅案東鄉尊於南鄉。此賓主之位也。漢書文紀注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又周勃傳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如氏曰勃自東鄉不以賓主之禮也。可證。然考古宮室制皆上北下南。左東右西。亦既以坐西而東鄉者爲尊。則當坐北而南鄉者次之。坐南而北鄉者再次之。西鄉主位。則又次之。故項羽本紀曰項王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是知西鄉次於北鄉。而南鄉次於東鄉也。漢書本傳曰坐其兄蓋侯北鄉。蚡不肯以兄上己。又肯以他客上其兄乎。恐漢書北字誤也。

曲旃集解如氏曰旌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僭也。蘇林曰禮大夫建旃。曲旃柄上曲也。索隱按曲旃旌旃柄上曲。僭禮也。方梅案非僭也。蘇說是。又劉熙釋名曰三孤所建象無事。熙漢人。其言頗存漢制。當不謬也。旃柄故曲。說文曰旃旗曲柄也。非曲旃又別有異。

長安中諸公。方梅案徐廣曰。時人相號。長者爲諸卿。年少者爲諸卿。如今人相號爲士大夫也。已然諾。方梅案已者成也。竟也。亦畢也。見廣雅釋詁三。及易損卦注。齊語注。游俠傳。已諾必誠。貨殖傳。則

清刻矜已諾義同。

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方梅案至勢字絕句。言卿相侍中所使之賓客往來者。遂益衰少。以上文宗族賓客。食客日數十百人。兩言推之。故知此益衰者。乃卿相侍中所使。而其依門下爲夫客者。固自在。

也。

其游如父子。方梅案謂灌夫以後輩禮事嬰也。觀下下魏其老且死之言知之。又嬰自孝文時已爲吳相。而灌夫起家。乃在吳楚之役。嬰年故較長大也。

宜往方梅案謂蚡宜往過魏其家。

乃謾自好。謝丞相曰。方梅案說文。謾欺也。言籍福僞爲好語謝丞相。中解之。

屬之方梅案。士昏禮酌元酒三屬於尊。注屬注也。又左氏昭二十八年傳注屬足也。言夫謂必注之令滿。觴也。正與武安不能滿。觴語針對。漢書屬字作畢。意同。

不仰視天而俯畫地。方梅案猶云不如此便如彼。

俱宗室外家。方梅案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爲宗室也。說見上文宗室諸竇索隱。漢書但云俱外家。無宗室字。班意固疑之也。

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正義。讎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潁川事。故魏其不對。爲欺謾者也。方梅案此說非也。法言重黎。夫欲讎僞者必假真注。讎類也。又漢書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注。讎應當也。此云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事。與武安所案夫前事頗不相類。應以此見嬰有欺謾。故劾之也。幸得復召見。方梅案此未事而心竊覬幸如此。非事後幸之也。韓長孺傳。幸大王自改。幸字與此同義。

家承封。方梅案百官表列侯有家承門大夫庶子。

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方梅案此蚡風人劾之。蓋劾其矯持遺詔藏私家以圖陵藉爲害亂耳。漢書於詔下罪上增一害字。卽此意。非謂其矯無詔爲有詔也。

坐衣襜褕。正義爾雅云。衣蔽前謂之襜。郭璞云。蔽膝也。說文字林並謂之短衣。方梅案云。蔽膝非也。段氏說文襜字注曰。釋器云。衣蔽前謂之襜。此謂衣。非謂蔽膝也。郭注失之。又云短衣亦非也。且說文曰。直裾謂之襜褕。并無短衣之訓。惟廣雅曰。祗裯。襜褕也。說文訓祗裯爲短衣耳。不知祗裯與襜褕有別。方言曰。汗襦。自關而西謂之祗裯。陳魏宋楚之間謂之襜褕。與上襜褕各條。廣雅當誤以襜褕爲襜褕。抑或合襜褕汗襦爲一條也。今考方言曰。襜褕。江淮南楚謂之襜褕。自關而西謂之襜褕。其短者謂之襜褕。小爾雅曰。襜褕謂之童容。釋名曰。襜褕。言其襜褕宏裕也。童容宏裕。皆無短小之義。顏師古注急就篇及外戚侯表雋不疑傳曰。直裾禪衣。頗與說文允合。當爲近之。然必較長於祗裯襜褕耳。或謂衣裳相連者曰襜褕。是徑以釋名襜褕也。與襜褕相連爲一條。失之遠已。

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方梅案人延言三字爲韻。

###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大長公主。集解徐廣曰。景帝姊。方梅案文帝卽位。已立爲長公主矣。故於景帝時得稱大長公主。其實長

公主也。漢是時公主之號。尙無定稱。文獻通考曰。漢制。帝女爲公主。帝姊妹爲長公主。說欠分曉。

故出稱蹕。入言警。方梅案文選東京賦曰。是時稱警蹕已。注引漢書儀注云。皇帝輦動。以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又周官。隸僕掌蹕宮中之事。鄭司農云。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警蹕。此分出入言者互文耳。

卽欲以侏鄙縣。方梅案周官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

起徒中。方梅案自徒中起用之。論衡四諱被刑謂之徒。周官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卽徒義也。唐制有

笞杖徒流死五刑。徒者奴也。謂奴辱之。

語云。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方梅案父虎爲韻。兄狼爲韻。

別從代主。方梅案代孝王參之子恭王登也。

###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日以合戰。方梅案詩江有汜箋。以猶與也。

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方梅案西京賦注。絡。網也。易說卦。莫盛乎艮。鄭注。盛音成。裹也。言併

兩馬。網其背。置廣於間而裹臥之。絡而盛臥。廣絕句。

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方梅案百官表。建卒。及廣爲郎中令。皆在元朔六年。廣五年免。而廣子敢代

之。郎中令中二千石。掌宮殿掖門戶。

大將軍驃騎將軍。方梅案百官志將軍不常置。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注引漢儀曰。大將軍驃騎位次丞相。

使長史持糒醪。方梅案書費誓疏。糒乾飯也。三蒼醪有滓酒也。

### 匈奴列傳第五十

大會龍城。索隱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曰龍城。方梅案上文謂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而韓長孺傳曰。衛青擊匈奴出上谷破胡龍城。是東方胡亦有龍城。不僅西俗然也。崔說未審。

且得匈奴地澤鹵。正義上音烏。方梅案古澤烏斥三字通用。本斥字也。當云音斥。說文鹵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釋名地不生物曰鹵。主父偃傳固澤鹹鹵。不生五穀。

復遣宗室女公主。方梅案以宗室女名爲公主。遣之。漢書作翁主。翁者父也。其父自主婚。故曰翁主。卽宗室女也。班氏書實史公紀事。其究一也。

顧漢所輸匈奴。糒絮米。糒令其量中。方梅案三蒼雜帛曰糒。說文絮。敝絲也。段氏曰。敝絲。孰絲也。古無今之木絲。必絲爲之。禮記月令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秣稻必齊。麩糒必時。注云。古者穫稻而漬米麩。至春而爲酒。漬米漬麩實二事。漬米卽大酋之糒也。中者充也。令其量必皆充足。正與下文詔吏遺單于秣糒絲絮相應。

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方梅案孰熟古今字。漢書司馬相如傳注蹂謂踐蹋也。小爾雅廣詁而汝也。

奸蘭出物索隱上音干。干蘭謂犯禁私出物也。方梅案小爾雅廣言奸犯也。漢書王莽傳與牛馬同蘭注謂遮蘭之。文帝遺匈奴書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塞卽所以遮蘭出入者。索隱故訓奸蘭爲犯禁也。又解蘭卽闌字。言令翁壹爲奸細不以符節而闌度關塞。出財物與匈奴交亦通。漢書作間闌。正此義也。間者卽兵法所謂反間生間之類。漢書汲黯傳闌出財物注闌妄也。無符傳出入爲闌。

乃粟馬。方梅案粟字虛用。言以粟秣馬也。猶云芥雞飯牛之類。

禪姑衍。方梅案姑衍山名。衍讀若延。一作烏員。與上闌顏山。趙信城。狼居胥山。俱在漠北喀爾喀部內。臨翰海集解如氏曰翰海北海名。方梅案齊次風水道提綱曰大漠古稱瀚海。今日戈壁。井泉亦罕覩焉。段懋堂曰凡地大物博者皆得謂之海。然則此翰海者蓋絕漠沙磧之地。非若東南之海可以會納百川者。如說殊未瞭也。

卽南面而臣於漢。方梅案上文云其坐長左而北鄉。是匈奴俗北鄉尊而南鄉卑也。故臣於人曰南面亦猶中國稱北而事人耳。又解漢居匈奴之南。故必南面臣之亦通。

遷之北海上正義北海卽上海也。蘇武亦遷也。方梅案此卽今所謂泊池凜淀鄂模之類。

日知錄注鍾氏曰北人稱海于猶南

方之湖也齊次風曰。沙漠中凡稱海者。皆巨澤。渟而不流。大宛傳曰。奄蔡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或者吉武所遷卽此乎。漢書蘇武傳亦言武等在某澤中。可證也。正義以爲卽上海者。當據上注翰海北海名之說。因謂此卽上文翰海失之甚已。

調以甘言。方梅案調古詔字。

屯朔方以東。方梅案漢朔方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界內。以東卽五原雲中等郡地。

而令因杆將軍敖築受降城。方梅案因杆將軍亦浮沮祁連貳師蒲類諸將軍之類。皆權置。非常號。敖公

孫敖也。受降城在今吳喇忒旗之北。

卽兵來迎我。我卽發。方梅案上卽若也。下卽就也。言就日發事應漢兵。上文單于卽不能卽南面而臣於

漢。與此皆一字并用而義異也。

至廬胸。集解匈奴地名。又山名。方梅案疑卽廬胸河也。今名喀嚕倫河。喀嚕一作克魯。五代遼時。以此河

爲邊界。此河自源東北流入黑龍江。約千數百里。自古皆爲漠北著地。其距五原塞亦千數百里耳。正

與上文遠者千餘里語合。當不誤也。

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索隱案罔者無也。謂其無實而褒之是也。忌諱當代故也。方梅案

索隱說非也。褒卽哀字。小爾雅廣詁。哀取也。微與採略等字同義。謂凡有觸忌諱之辭。皆無取。惟切當

世故章。惟無取忌諱之辭。故微。

文苑

# 文錄

報葉君長卿書

張爾田

春間曾致一書寄廈門。今又奉到國學刊物兩冊。摠絕代之離辭。函風人之雅故。空谷瑟音。何易得此。甚休甚休。籀諷數過。取材豐備。固不局一族。然綜其大較。要以考據爲歸。吾則以爲考據者。所以爲學之具。而未可卽以此爲學也。原夫考據之起也。蓋以去聖久遠。學者無所更索。不得不假此以郵之耳。宗邦文化。極盛於周公。而大備於孔子。姬公孔父之書。乃其根柢。根柢既立。方能進而求其繁變。衍化推散。知總又由總。以達於散。合變通方。於以得夫統系之大歸。而執之以爲增進羣治之本。故考據之所蘄蘄。以明此而已。考據家輒謂古音明則古義明。實則彼之所得。推之此時期而通。推之他時期。必至有通有不通。彼蓋不知凡音與義固皆由一統系。隨時遷變。而無常準者也。他制度亦然。又古人著書。其說理也。多係但舉其大數。非綜合相反相成各方面。通觀博覽。則無以見其全。死法豈能盡。則幾矣。三百年學者。則古昔稱先王。率崇尚考據家言。然而恒幹未漓。故爲可貴。末流馳逐。便辭巧說。至今日。又幾幾有違離道本之懼矣。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今之所謂考據者。正可謂之骨董學。不得以冒吾國學。骨董之學。以考古爲識志。歐西亦有之。其所考固不範圍於一國。又其爲學也。大都資本家多暇日好奇者之所爲。學校未嘗專一科。學術史不以備家數。今以吾古哲先賢開務成物之書。悉舉以供骨董研究者之取給。不足誇外人。適以彰吾無學焉爾。近世

設吹考據者大都起於一二人之私窺探社會心理而利用之即骨董學亦正自難言何則骨董之學但用之於考古尙無其他目的也往者海寓承平士大夫或見一異書或得一舊揚相與析疑摭逸博古自賞宜若無咎於世者然而道光末葉姚石甫孫子餘輩已譏其兆亂今則三風不敝六逆彌臻國維人表愈況每下視昔又倍蓰而無算矣加以窮髮蠹化蔓布全國如火在原而待燎如水棲苴而待潰泯泯芬芬將淪長夜此惟救死而恐不贍骨且不保董於何有曩客北都見有所謂國學研究所者殘石敗楮羅列滿目與經典比隆竊匿笑之及來南中饗舍以國學詔多士問之則又舍繡帶工具書外無他得私心誠有所疑而苦無以折悠悠者之口考據學之先唱厥維顧亭林而亭林所志乃在法古滌汗變夷用夏下逮戴東原尤今人所稱能以科學方法治考據者而其言曰六書九數如轎夫然所以昇轎中人也以六書九數等事盡我是猶誤認轎夫爲轎中人也必若今所云云彼三數大儒之言不將誕我耶雖然天下事得其實者或不必居其名未有欲求其實而不先盡心於其名者尊刊既以國學揭櫫矣由此馴而進焉漸以踐乎其實姬公孔父之道吾國學曙光之一綫將惟公等是賴吾知必有異夫向所云者語曰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道於天壤必不終絕亦在乎弘之而已僕老矣尙願少緩須臾無死拭目一觀宗邦文藝之復與也暑中惟餐衛自愛不悉爾田叩頭

阮步兵詠懷詩注序

諸宗元

詩之流別曰風曰雅曰頌時代迭易體製有殊擅其義例不能變也若阮公之詩則小雅之流也憂時愍

亂興寄無端而駿放之致。沈摯之詞。誠足以睥睨八荒。牢籠萬有。故就其詩。益以箋釋。非能辨其志趣。審其遭逢。通古今之故。洞喪亂之源。執簡相從。輒自督焉。吾友順德黃君。以史言詩。復通經術。既嘗爲漢魏風詩。鮑謝二集之箋注。循誦阮詩。奮然命筆。草創迄今。時越三載。飄綜衆說。標舉單詞。明旨慎擇。吾無憾焉。吾少誦詩。每至小雅。往往流涕被面。不能自持。旁觀賦笑。視爲童騃。及誦阮公之詩。愴然感中。間有所會。初謂生非當厄。哀生於文。迄今追思。性實爲之。況今者。政弛道衰。時同典午。吾與黃君亦曾同處京師。若履空谷。以視阮公。復何同異。則君箋釋其詩。而吾爲之序。其如莊生所謂目擊而道存者乎。乙丑臘中。越人諸宗元。

### 阮步兵詠懷詩注自敘

黃節

余既箋漢魏樂府風詩。復爲鮑謝二家詩注。以癸亥之春南歸。過武林。訪諸君貞壯湖上。得見仁和蔣東橋所注阮嗣宗詠懷詩。假歸卒讀。竊歎東橋是事。感我無窮。昔李崇賢論嗣宗詩。謂有憂生之嗟。文多隱避。難以情測。故蠡明大意。略其幽旨。何義門譏之。謂籍之憂思。所謂有甚於生者。注家何足以知之。崇賢頗采顏光祿沈隱侯說。亦第見之昭明所選十七首中。東橋舉全詩八十二首。欲表嗣宗千古不明之志。信能突過崇賢否乎。不爲義門所譏乎。余安敢重注。世變既亟。人心益壞。道德禮法。盡爲奸人所假。竊黠者。乃藉辭圖燬滅之。惟詩之爲教。最入人深。獨於此時。學者求詩。則若饑渴。余職在說詩。欲使學者。繇詩

以明志而理其性情於人之爲人。庶有裨也。念參軍沈抑藩府。康樂未忘華胄。其詩雖工。其於感發人心。不若嗣宗爲至。東橋是注。爲益詎少。然有附會失實者。有爲舊說所誤者。有未明嗣宗用古之趣者。茗茗千載。余取而重注之。其視東橋所得幾何。顧余寧受譏後人。余於此時。不重注嗣宗詩。則無以對今之人。其於嗣宗。猶後也。古之人。有自絕於富貴者矣。若自絕於禮法。則以禮法已爲奸人假竊。不如絕之。其視富貴。有同盜賊。志在濟世。而迹落窮途。情傷一時。而心存百代。如嗣宗。豈徒自絕於富貴而已邪。余是以欲揭其志。盡余所能知者。以告今之人。鍾嶸有言。嗣宗之詩。源於小雅。夫雅廢國微。謂無人服雅。而國將絕。爾國積人而成者。人之所以爲人之道。既廢國焉。得而不絕。非今之世邪。余以饑寒交困。風雪窮冬。茅棟孰憂。妾御求去。故鄉路阻。妻孥莫保。暮齒已催。國亂無已。而獨不廢詩。余亦嘗以辨別種族。發揚民義。垂三十年。其於創建。今國豈曰無與。然坐視疇輩。及後起者。藉手爲國。乃使道德禮法。壞亂務盡。天若命余。重振救之。舍明詩。莫繇。天下方毀經。又強告而難入。故余於三百篇。旣纂其辭。旨以文章之美。曲道學者。斲其進。闕大義。不如是。不足以存詩也。今注嗣宗詩。開篇鴻號翔鳥。徊徘徊傷心。視四牡之詩。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抑復何異。嗣宗其小雅詩人之志乎。故余於其事。不敢妄附於其志。則務欲求明。不如是。不足以感發人也。往往中夜勤求未得。則若有鬼神來告。豁然而通。余是以窮老益力。雖心藏積疾。不遑告勞者。爲古人也。爲今人也。夫古人往矣。以余之渺思。上接千載。是惡能無失。

俟余他日有所考見者與所解悟者當補正之。倘其無及焉。以余之不負古人。則後之人寧獨負余。亦必有以匡余矣。丙寅正月二十日。黃節叙於宣武城南寓齋。

## 詩錄

### 秋懷雜詩

黃節

東風雨與俱。西風雨不作。始秋遂改度。覽變未爲錯。黃華晚逾靜。過蝶來相索。窮途方兩遇。衆木亦紛落。淹然沆瀣心。負此偏反若。

松柏張秋維。園館生夕陰。蔽虧尙未已。蕭颯無留禽。隨陽衆所樂。憩夏昔所任。徒聞蟋蟀鳴。髣髴楓樹林。入耳暫無慮。察物惟傷心。嗟民獨靡依。不聞發悲音。

秋蓬美枝葉。所惡在根本。隨風不知往。去地日已遠。烝人何蚩蚩。原草何苑苑。經營四方事。相與日舐踐。中林野火落。青青化爲炭。亦自有根荄。糜滅已復蔓。

露下青玉凝。風動金支舞。梧桐葉微脫。庭階夜將曙。節士悲零落。達人觀歲序。消長理必由。物亦莫能忤。雞鳴一何急。日出光易午。思治恐弗及。在闇恐弗寤。坐起披書讀。瀟瀟更聞雨。

朔風吹飛雁。南望天無極。明知寒已至。去此將安適。衡陽不可度。漳川寧可息。引領見雲中。開塞奔直北。

滑滑赤棠道。采采首山側。秋高稻梁肥。胡不奮歸翼。羣飛奪孤往。何況栖水國。君子念亂離。欲行行未得。季秋京北寒。吹雪入城闕。餘威刮晚花。飛埃障孤月。豈知城南農。束筍新迸發。我園樹亦奇。已著紫丁結。春物以秋榮。秋芳爲時歇。事異李梅實。變甚菽霜殺。盡心警氣候。无畏謝明達。庶徵倫可言。物生恐多札。讀漁洋送戴務旃游華山詩。洛陽貨畚無人識。五月騎驢入華山。愛其氣象不凡爲。

作二圖

陳曾壽

少賤多能只自供。風塵作苦異疎慵。卿才豈與姦雄並。貴直還驚老父逢。漫笑耕田與白水。從來織席有真龍。天人一例悲屯晦。出手猶堪貫蝨胸。貨畚

華山之高孰可攀。桃花流水皆人間。天生芳臭不並世。待時歛翼歸名山。山中師友足磋礪。讀書被褐方悠然。大雲舒卷一千里。三峯屹立凝蒼顏。僭竊當塗逮典午。避秦見志淵明賢。早付風雲偶會合。猶可牽連三十年。千年一清聖人在河流。到海何時還六朝。五季並亂世持較。今日猶非艱。五嶽崢嶸在天地。渺然人物空雲烟。漁洋山人遭聖代。賦詩送遠摹高騫。戴生務旃畫筆好奇氣。還仗詩人傳。我恃丹青易升米。日儲月歛惟憂煎。聊圖故事寄愧慕。嗟哦寤寐長周旋。何時真人定六合。騎驢絕倒希夷仙。五月騎驢入華山圖

過乙盦詩人故宅

陳曾壽

殘雪瑩然天慙遺。淒風門館再來時。十年噩夢何曾寤。一往幽憂欲付誰。道廣可知心獨苦。意多翻促病。

難。爲。博。通。奇。字。惟。忠。孝。莫。漫。悠。悠。費。誅。辭。

### 和緣契韻

朱祖謀

投。閣。揚。雲。滌。器。如。幾。人。意。氣。得。伸。舒。醒。狂。誰。禁。毋。多。酌。奇。變。甯。堪。盡。信。書。却。撫。頭。顛。憐。阿。麼。各。矜。身。手。鬪。  
專。諸。如。何。跋。馬。牆。隈。後。一。擲。翻。騎。夜。遁。豬。  
千。年。馬。角。幾。曾。生。此。事。懸。知。沸。復。羹。鄉。里。何。嘗。忘。漢。臘。冠。裳。從。此。墮。秦。坑。有。人。中。夜。肝。腸。裂。幾。輩。崇。朝。項。  
領。成。谷。口。子。真。空。袖。手。可。容。安。穩。事。歸。耕。

### 新刊宋劉行簡先生若溪集成緣契序之次韻報謝時緣契病新瘳 朱祖謀

十。年。給。札。老。相。如。隔。歲。高。文。病。腕。舒。自。與。起。衰。真。健。藥。從。知。善。讀。總。奇。書。章。逢。裸。壤。疇。晞。者。題。躒。瑤。華。或。  
辨。諸。莫。學。維。摩。恒。示。疾。爲。君。沽。酒。更。燒。豬。

沈。冥。同。是。蝨。餘。生。書。味。甘。於。玉。糝。羹。要。託。深。心。到。毫。素。不。教。佳。本。付。燔。坑。曝。書。亭。古。猶。傳。是。太。簡。齋。荒。孰。  
遣。成。臆。欲。同。搜。石。林。迹。弁。峯。深。處。話。躬。耕。

### 和緣契韻同古微丈作

張爾田

問。舍。求。田。百。不。如。窪。尊。相。對。若。爲。舒。看。人。意。氣。方。騰。霧。遣。子。窮。愁。正。坐。書。蠅。沸。一。枝。聊。復。爾。兔。營。三。窟。未。  
全。諸。醅。頭。排。溜。春。簷。急。爛。醉。何。妨。倒。鴨。豬。

依然。袒。裼。媿。諸。生。鍵。戶。相。勞。喫。菜。羹。夢。熟。菰。蒲。艱。甫。里。冥。搜。茶。苑。想。曾。坑。一。身。已。分。容。頭。過。萬。變。何。堪。壺。尾。成。誰。謂。吾。儕。猶。健。飯。有。人。仰。屋。廢。犁。耕。

海風

胡先驥

海風飄袂夜涼生。拂柳穿花勃窣行。半畝野塘閒浸月。交柯樹影暗流螢。人寰萬息歸鼾睡。天末微雲翳太清。勝境畢生知幾遇。不辭露坐到深更。

大風

林損

大風吹樹作濤聲。中有魚龍百怪腥。屋似漏舟兼失柁。身隨敗葉已忘形。途窮知命翻居易。緒小憂天本過情。憔悴廿年營一飽。高談平治欲誰聽。

短歌

柳詒徵

懦羔不知肥。鈍虎不知飽。殘骸啖荒原。飢鷹羨狼狡。

題達摩面壁圖

王易

一壁何堪守故常。寸田無礙自清涼。人天坐閱蟲沙劫。便幻空花不覺香。戒定從能達上乘。禪宗多事尙傳燈。文章此外無餘業。我亦澄懷似老僧。

## 詞錄

鷓鴣天

再寄碧柳  
西安圍城

劉永濟

何日江山可定居。杜陵那更一錢無。愁邊有句酬知己。亂裏無言慰倚闌。  
斫地舞。仰天呼。南山歌闋淚盈襦。丈夫慷慨終何益。悵望平生下澤車。

鷓鴣天

前題

劉永濟

愁絕長沙賦鵬人。又悲秦地起煙塵。弦歌豈足銷戎馬。詩筆猶堪泣鬼神。  
雲萬里。雨兼旬。夢回梁月黯無痕。遙知恥作窮途哭。賸欲爲招九逝魂。

西江月

六月初一夜起作

劉永濟

病耳轟轟牛蟻。家童擾擾雞蟲。先生倦枕夢匆匆。起望星闌煙重。  
壯士愁看虎迹。騷人苦怨蘭叢。思量何事損歡悰。門外高低邱隴。

## 譯詩

彭士詩十二篇

參觀本期  
畫彭士像

附彭士烈傳 (Robert Burns)

吳芳吉

傳者曰。世之言文學者。好曰某也天才。某氏非天才。嗚呼。凡以天才之說。進者蔽矣。衆生自天。孰非天才。有成有不成者。視其人之致力。爲何如耳。近世詩文正軌。莫不以杜甫韓愈爲宗。然讀北征。贈韋濟。自京赴奉先諸詩。而知杜甫之爲天才。僅矣。讀送窮。進學解。答李生。翊書諸文。而知韓愈之爲天才。亦僅矣。乃爲六宗之祖。起八代之衰。傳之至今。而不朽者。何哉。讀書萬卷。與兀兀窮年之力。爲之也。是知天才云者。可信而不可信。可用而不可用。世無不可以爲聖賢之人。亦無不可以稱天才之士。聖賢之不世見者。人之自暴棄耳。天才之不世出者。亦人之自荒廢耳。故曰。人力卽天才也。求則得之。天安有厚薄於人。而爲之高下哉。吾讀彭士之詩。愛其質樸真誠。格近風雅。纏綿悱惻。神似離騷。而歎彭士之才。兼吾詩經楚詞中人之有之矣。彭士之詩。凡五百六十篇。約三千首。爲其鄉人百餘年來所傳誦不衰。謂爲蘇格蘭之國民詩人。而世界之善歌者。然考彭士所以致此。豈其天才果出人之上歟。致力之苦。有以使之然也。彭士嘗自謂。往耘於田。往御於載。且行且讀。無一歌一闕。不用心熟視。以窺其溫柔敦厚之處。而舉所爲詩。率多師法其先賢。變瑟與費格生諸人之神韻格調。其既成也。似甚簡真自然。未嘗經意。着筆也。則千錘百鍊。不厭推敲。惟其然也。故能真成其爲才。今人既好言天才。以爲文章乃天才者所專。有非人力所可致。此詰者。欺人之談。而小器者所由蔽矣。彭士言行。以瓦烈斯 William Wallace 紀之至詳。論其詩者。以卡萊爾 Thomas Carlyle 爲最當。其傳曰。彭士 Burns 名樂伯 Robert 以西曆一千七百五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生。生三十八年而死。當前清乾嘉之交。桐城文章崛起之時。法蘭西美利堅革命之際也。父名威廉。赤貧而忠厚。篤信上帝。初爲人園丁。後自佃居安樂衛村 Anoway 濱川之畔。 River Doon 距愛爾城 Air 六里。

其室威廉手自築也。母逢氏 Brown 幼於其父十一歲。於威廉三十五歲來歸。越明年而生彭士。彭士生之夜。大風雨。屋漏牆傾。母抱之避鄰家。得免。彭士有弟妹六人。彭士最長。六歲。與弟奇伯 Gilbert 從師讀。師約翰穆德 J. Murdoch 村中賢士也。九歲。以師解館。輟學。是時。威廉遷居其鄰鄉阿麗峯下。Mount Oliphant 欲且耕且教其子。威廉爲人。長身弓背。肌瘦而黑。勤儉以養其妻子。嘗著書曰宗教信心課程。Manual of Religious Belief 自是晝出耕田。夜則課諸兒讀。教以書數史地。諸兒又喜聞其母講說故事。母爲人賢淑而慧。明眸和氣。治家有道。恒怡然自得。鄉里中所傳聞歌謠故事。靡不悉記。後人謂彭士堅苦卓越之精神。其父有以教之。而侗宕風流之氣宇。則自其母來也。阿麗峯土脈瘦薄。牲畜又多疫斃。未幾田主亦死。新主逼索債急。差吏交迫。威廉十年所微積以盡。於是彭士始出作田工。十三學打穀。十四學犁用鋤。十五已作成人所有之事。肩爲鞠撓。彭士雖勞苦不得息乎。然已知男女情愛。有女曰耐兒。Nell 嘗與相要於野。而作詩頌之。彭士終身之詩。自此爲始。其集中第一篇詩曰美哉耐兒。Handsome Nell 者是也。十八歲。又遷居樂溪里。Lochea 土地較廣。衣食亦稍足。種蔗數畝。因赴伊邇灣市 Irvine 學績蘇。而主人被火。窮困無計。自謂此日之流落。不值一錢。是真詩人態也。然彭士在此。頗得費格生 R. Ferguson 遺詩讀之。費格生者。少年詩人。長彭士九歲。以二十四歲而死。其詩多悲愴詼諧。及言道德。愛自然。富熱忱之事。彭士深爲感之。彭士自成童至弱冠。嘗學法文。不成。學拉丁文。不成。學跳舞音樂。亦不成。惟讀費格生詩後。乃立志爲詩。終身又好讀樂瑟之詩。樂瑟者 Allan Ramsay 先彭士百年而生。善爲歌曲。往往以蘇格蘭字雜英文爲之。邦人愛戴。號詩天子。Prince of Poets 嘗以詩假託獵犬將死之言。彭士有羊將死。亦效其詩。紀羊之囑命。如此類者甚多。蓋慕樂瑟深也。彭士號稱世界歌者。費格生實振其氣。樂瑟實導其先路也。

居樂溪里七年。彭士既二十六矣。父病且死。召諸兒榻前曰。我且死。惟爾曹中有不能無慮者。彭士對曰。父其謂我。曰然。爾爾。彭士立號泣。父亦言訖而逝。當是時。母有婢曰白曹者。Elizabeth Pason 彭士私焉。生女。心怛然苦甚。嘗作詩以慰其女也。是年。又遷居摩西澗。Mosgiel 作田如昔。終歲入費七鎊。距摩西澗二三里爲茅吉嶺。Maughline 女鋪 Armour Jean 居之。彭士與愛甚。擊未娶。私生二子。爲女父所止。則與鄰婢名劍鈴者 Mary Campbell 約爲婚。彭士乃出其十年所爲詩歌。印市之。得二十鎊。所謂基馬洛刻板 Kilmarnock Edition 是也。後二人相會江上。約以婚後遊西印度。女高原人。A Highlander 回家治嫁衣矣。道死碧落之野。Greenock 彭士有寄瑪麗天上。To Mary in Heaven 及憶高原女 Highland Mary 之詩。卽指此也。然彭士以是而詩名甚著。基馬洛刻板。至彭士死後百年。每冊價值逾五百鎊。彭士欲重刻其集都下。始遊愛丁堡。Edinburgh 蘇格蘭首京。文學之所粹也。都人士會讀彭士詩者。無男女老幼貴賤。皆與交好。司各脫者 Sir W. Scott 後之小說名家也。時年十五。嘗見彭士於大師亞丹 Prof. Ferguson Adam 客邸。越四十年而紀之曰。其高五尺餘。神氣絕壯而聰明。言談直捷無疑。富熱情與生趣。眼大而黑。有光照人如射。露其詩意。吾所見名卿衆矣。未見人之有此美目者也。有書肆主人匱渠 Creech 爲刊印新集。得五百鎊。有棄婦梨氏 M. Lehosé 讀其詩而傾慕讚頌。求與匹好。有公爵戈登夫人 Duchess of Gordon 亦善與之。嘗曰。吾每與之語。則忘其爲我矣。時彭士二十八歲。彭士乃歸家。以二百鎊給其弟。復入都。與諸名卿遊乎高原古塞戰地。海疆數月。明年歸。又遷居麗川之上 R. Nith 伊麗蘭村 Ellisland 始與女錦成婚禮。又爲之生二子矣。時有友姜生 J. Johnson 創樂歌輯覽 Musical Museum 類今之文學雜誌。彭士爲主詩事。其詩自新集以後。率投此中載之。又有湯生 G. Thomson 爲曲選 Select New

Loties 彭士亦多以詩投之。湯生餽以金。不受。曰：君且思之。吾詩之善與不善。二者必居其一。然受人酬報傭。則皆污矣。居伊麗蘭村兩年。磽瘠歉收。又遷東湖來城。 Dumfries 求爲委吏徵稅。歲俸五十鎊。不能自給。越四年。竟以窮死。時一千七百九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也。病篤。嘗語妻曰：錦乎。汝勿怖。我且死。死後百年。人之敬我者。乃逾於今日生也。吾觀彭士身世。率平庸蕩佚不足道。然讀彭士之詩。乃與其人迥異。彭士終身多在窮困失望之中。其詩則蓬勃豪爽。富有生氣。從無悲憤自絕之詞。彭士好酒。任情。不知自節。其詩則結構謹嚴。無一字出之平易。而吾尤愛其詩端在現實之人生。不尙空虛之道理。在繼承前人正軌。而不鹵莽狂妄。以爲天才創作。在宣其情之所不能已。而不知所謂主義學派。嗟乎。安得彭士其人。生於中土。益以言行合一之道。使文章與道德並進。繼往開來。不蔽於俗所尙。以救此沈悶無條理之現代詩耶。

(1) 寄錦 To Jean (Of a' the airts the wind can blaw)

吳芳吉譯

涼風天末起。引我心向西。西方有美人。我心最愛之。其樹何離離。其水何澌澌。其間山勢何逶迤。無晝無夜。神魂馳去長隨伊。

我見伊帶露之花。裏我見伊意甜甜。復歡喜。我聞伊鏗鏘鳥聲中。我聞伊每傾我耳。林泉有好花。對花則憶起。林泉有鳥聲。聞聲則思矣。云誰繫吾心。伊人一而已。

(11) 我愛似薔薇 (My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

吳芳吉譯

卿顏紅似薔花。自彼六月新放。卿言柔似琴聲。自彼曲中清唱。

温存美豔如卿。沈我愛情深處。我當依舊愛卿。直到海水乾去。  
愛卿直到海乾。愛卿更到石爛。我終依舊愛卿。愛到靈魂飛散。  
別矣惟卿珍重。珍重暫時別矣。不久我當還歸。雖則行行萬里。

(三)前題

陳銓譯

吾愛如玫瑰。六月正新開。吾愛如仙樂。音響絕塵埃。  
容華洵絕代。深情若滄海。滄海有乾時。深情終不改。  
滄海盡枯乾。巖石皆渙然。戀我意中人。生命若流年。  
珍重分別矣。分別不多時。我將復來此。萬里亦奚辭。

附錄前題

蘇玄瑛 曼殊譯

頰頰赤薔薇。首夏初發苞。惻惻清商曲。眇音諒遠姚。予美何天紹。幽情申自持。滄海會流枯。相愛無絕期。滄海會流枯。頑石爛炎熹。微命屬如縷。相愛無絕期。摻袪別予美。離隔在須臾。阿陽早日歸。萬里莫踟躕。

(四)白頭吟 (John Anderson, My Jo)

吳芳吉譯

約翰安德生。嗟我同心結。憶昔初見爾。爾髮如鴉黑。羨爾好眉宇。凝脂有光澤。而今眉宇衰。爾髮如雪白。

雖則如雪白。古道照顏色。約翰安德生。嗟我同心結。  
約翰安德生。嗟我同心蓮。憶昔俱年少。上長如登山。逍遙幾暇日。在彼山之間。而今人已老。返步應蹒跚。  
願得雙攜手。山下共長眠。約翰安德生。嗟我同心蓮。

(五)前題 (偕老操)

劉樸譯

此詩原名蔣安德生。蘇格蘭媼語夫也。

蔣安德生。我歡。蔣。自昔始相識。汝髮烏黑。汝膩容色。只今汝眉無毛。蔣。汝髮若雪。惟汝皓首福不絕。蔣安  
德生。我歡。

蔣安德生。我歡。蔣。共昔攀陟峴。多樂日。蔣。曹所享。緬。只今當疲蹇。下。蔣。攜手舉屣。而並寢於峴之趾。蔣安  
德生。我歡。

(六)高原女 Highland Mary (Ye banks, and Braes, etc.)

吳芳吉譯

群山與衆水。環繞蒙谷塞。樹碧復花繁。波清無泥汰。南風薰兮展裙組。此地逍遙久容與。在此曾爲後會  
期。與我高原故淑女。  
赤楊花何艷。山楂花何多。相躲花陰下。相倚在胸窩。良時逝兮仙人徂。中途歎息失儔侶。誰爲吾命與光  
輝。只我高原故淑女。

叮嚀復抱腰。臨歧重惻惻。所誓再相歡。誰知竟長別。嗟命薄兮墮繁霜。一枝名花早摧取。剩茲宿草與寒泥。掩我高原故淑女。

對語常相俛。絳脣已慘綠。注我好秋波。而今雙閉日。彼芳心兮親如許。亦已消融作淨土。惟我中懷有永生。生我高原故淑女。

(七) 久別離 Auld Lang Syne

吳芳吉譯

吾豈忘却老友。永不挂上心否。吾豈忘却老友。自從別來許久。

爲茲別來許久。我友爲茲別來許久。大家且進一杯酒。爲茲別來許久。

君今自盡爾酒。我亦飲我所有。大家且進一杯酒。爲茲別來許久。

昔曾同上山邱。採彼山花如繡。浪跡不辭倦遊。此事別來許久。

昔曾同玩溪流。自晨直玩到酉。海聲入耳颼颼。此事別來許久。

樽前且舉爾手。好友舉手盡爾所有。大家痛飲一杯酒。慰茲別來許久。

(八) 將進酒 (Willie brew'd a peck o'maut)

吳芳吉譯

威廉釀得麥酒香。阿蘭與我共來嘗。良宵和好友。此樂世無雙。【合唱】大家未進觴。大家且進觴。徒

小飲負韶光。莫怕天雞聲唱曙色蒼。夜有盡興無量。以下數首。每首之後均有合唱。詞同。

今夜繁宴會。彼此快兒郎。快兒郎。信郎當。良宵幾度樂洋洋。心事幾多興未央。大家未進觴。大家且進觴。

【合唱】

月兒光。角兒旁。窺人宛在天一方。清輝何琅琅。送我返田莊。我欲長夜飲。且駐莫行忙。大家未進觴。大家且進觴。

且進觴。

【合唱】

誰先逃席遠颺。定是懦夫無剛。誰後座間醉倒。是乃我輩中王。大家未進觴。大家且進觴。

【合唱】

(九) 來來穿過麥林 Comin thro' the rye

吳芳吉譯

錦妮 (Jenny) 被雨零淋。可憐的身。一身濕透無完襟。污了他的長裙。來來穿過麥林。

來來穿過麥林。可憐的身。來來穿過麥林。污了他的長裙。來來穿過麥林。

使我遇着卿卿。來來穿過麥林。使我吻着卿卿。卿卿可待發嬌嗔。

使我遇着卿卿。來來穿過溪濱。使我吻着卿卿。可令天地探聞。

錦妮被雨零淋。可憐的身。一身濕透無完襟。污了他的長裙。來來穿過麥林。

(十) 牧兒謠 (Oa, the yowes to the knowes)

吳芳吉譯

趕羊兒上山。趕到山上草芊芊。趕到山水漣漣。同我所心歡。

【合唱】趕羊兒上山。趕羊兒上山。下

數首末二句皆合唱。

行行到水邊。遇着牧羊男。解衣溫覆我。呼我是所歡。

【合唱】

上有榛樹盤。下有澄波鮮。水邊願去否。月色正涓涓。

【合唱】

帶兒爾好刪。鞋兒爾好穿。且就吾腕睡。永作我所歡。

【合唱】

告爾牧羊男。行行從爾言。解衣請覆我。我將作爾歡。

【合唱】

自水赴海還。白日麗青天。至我瞑黃泉。惟爾我所歡。

【合唱】

(十一) 高原操 (My heart is in the highlands)

劉 樸譯

此詩原名我心在高原。蘇格蘭高原人懷故鄉也。不得家居。以役於南。作是詩焉。

我之心在高原兮。我心弗在此方。我之心在高原兮。逐鹿無央。逐野鹿。躡其塵。心在高原隨我遊。辭高原。

別北土。壯士是生兮。令譽之所。隨我翔兮。隨我翔。高原之山永弗忘。

辭嵯峨之雪峯兮。別葱仔之翠谷。去斐披之密林兮。違噴駛之鳴瀑。我之心在高原兮。我心弗在此方。我

之心在高原兮。逐鹿無央。逐野鹿。躡其塵。心在高原隨我遊。

(十二) 麥飛生之別 McPherson's Farewell

吳芳吉譯

別爾暗牢獄。我生太不淑。麥飛生。命何蹙。命盡前方之絞木。

看他熒熒來躑躅。一何自在與超俗。傍彼絞木下。舞一周兮歌一曲。

死何足道一息卒。任沙場血窟。看他臨難無穀鯨。令我猶側目。  
解我手兮雙縛束。還我劍兮傷故物。歎國中兮一人無。惟彼氣兀兀。  
身經百戰慣馳逐。叛命冤殺戮。言念及此煎心曲。仇恨無人復。  
仰視皇天白日速。別矣人間萬物。豈有儒名使污辱。男兒無屈伏。

(十三) 自由戰歌 Scots Wha Hae

吳芳吉譯

蘇格蘭人。蘇格蘭人。爾亦曾與古代英雄慘流血。今日名王調遣。願爾去彼沙場歸奏凱捷。眼前已是日期。眼前已是時刻。看前方殺氣沈沈鬱結。看敵人已近。昂昂驕色。何去何從。奴隸縲紲。誰欲自甘叛逆。誰欲自甘臣妾。誰欲葬彼怯夫之墳側。讓彼自生滅。拔我自由之寶刀。讓我一統之故國。任爾興。任爾跌。來從我。去殺賊。  
不聞人聲嗚咽。不見爾子縲脅。誓當傾我血管。拯起吾民陷溺。撻彼驕暴者顛。自由惟血戰換得。待我去。且訣絕。

葛德詩二一篇

(一) 突勒國王(金杯) Goethe "Der König in Thule"

陳銓譯

突勒有國王。情愛鍾一身。皇后臨終日。金杯留贈君。

萬物如敝屣。每餐空此杯。熱淚常盈目。悽然酌金罍。  
衰老身將沒。王土細剖分。萬般遺後裔。金杯不與人。  
高坐張瓊筵。騎士如雲集。先帝有華堂。故宮臨海立。  
飲者立海邊。酒杯末次乾。飲罷舉杯擲。深沈百丈淵。  
迴蕩復盤旋。金杯墜海底。眼見此杯沈。從今不飲矣。

(11) 鬼王 Goethe "Erlkönig", 參觀本期插  
畫鬼王圖

陳 銓譯

是誰晚風乘馬遲遲歸。昔有老父與幼子。兩臂輕將孩兒抱。兒身安暖親懷裏。

「兒何恐懼把面藏。」「父親寧不見鬼王。鬼王冠冕與衣裳。」「我兒休驚懼。晚霧迷四方。」此首父子問答之詞

「乖乖孩兒隨我來。隨我遊戲何快哉。千樣鮮花開海岸。金衣百襲我母裁。」此首鬼王誘兒之詞

「父親父親寧不聽。鬼王許我美事情。」「我兒且安靜。風吹綠葉聲。」此首乃父慰兒之詞

「乖乖孩兒何不來。我有女兒將汝陪。今夜爲汝作圓舞。歌舞輕搖好夢回。」此首又鬼王誘兒之詞

「父親父親寧不見。鬼女饑涎露兇面。」「我已仔細看。枯柳正當前。」此首又父慰兒之詞

「汝容美好吾深愛。善言不聽武力在。」「父親父親彼捉吾。鬼王已捻我肌膚。」此首乃鬼王威逼兒而呼救也

父親恐懼疾飛馳。懷中緊抱八齡兒。憂愁困苦歸故里。懷中只賸孩兒屍。